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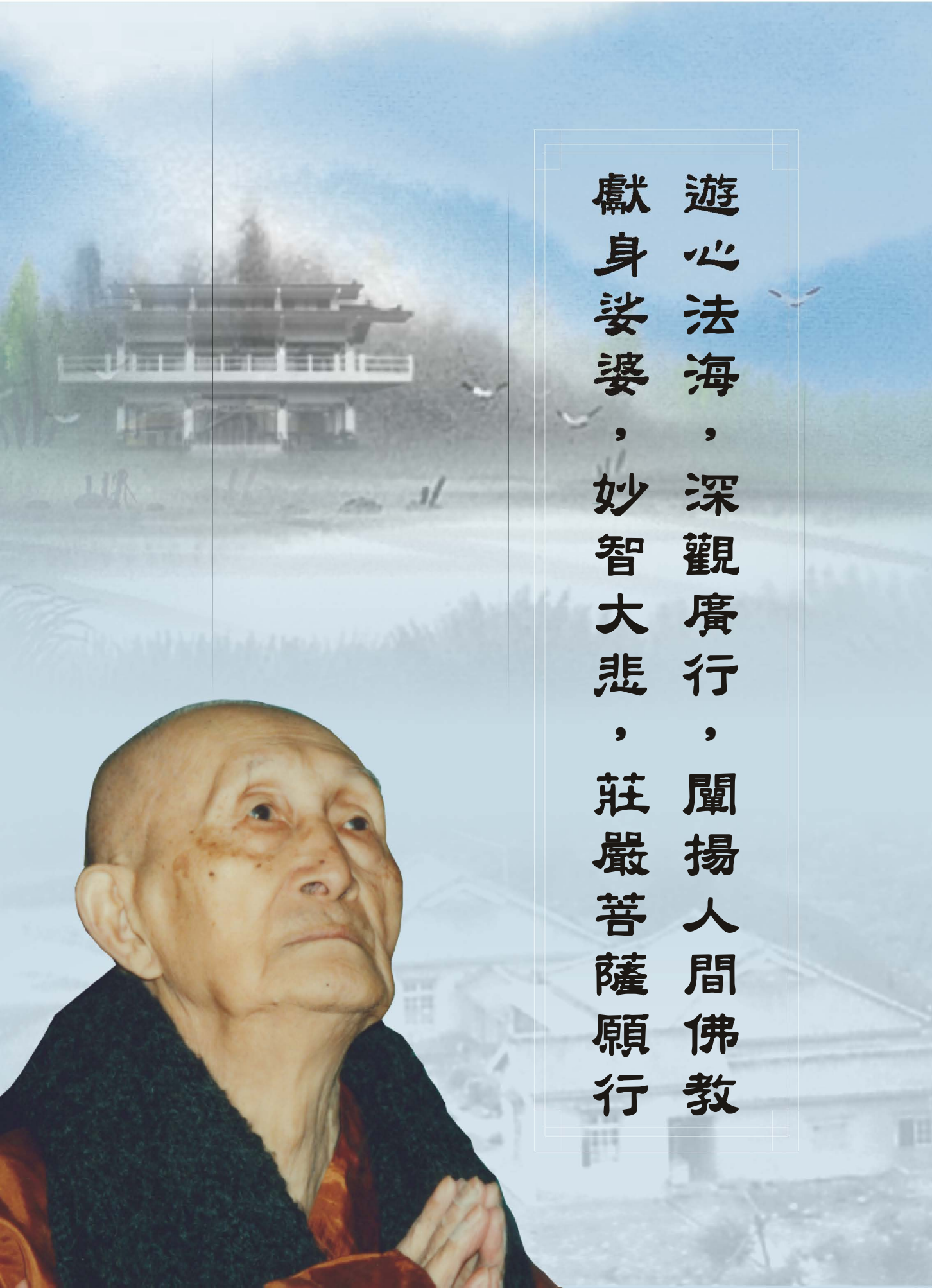
# 福嚴

## 會訊

【第 7 期】

2005 年 7 月

● 福 德 與 智 慧 齊 修 庶 乎 中 道  
● 嚴 明 共 慈 悲 相 應 可 謂 真 乘



遊心法海，深觀廣行，  
闡揚人間佛教  
獻身娑婆，妙智大悲，  
莊嚴菩薩願行



# 福嚴

## 會訊

第 7 期【目次】

### 02 編語

#### 導師圓寂特輯

- 04 ■ 爲自己說幾句話 印順導師
- 20 ■ 印順導師圓寂法會報導 編輯組
- 29 ■ 願生生世世常隨導師學習 仁俊長老
- 30 ■ 印順導師追思讚頌大典祭文 眞華長老
- 32 ■ 導師讓我對身爲人有信心 大航法師
- 34 ■ 導師與我的師徒之緣 慧瑩法師
- 37 ■ 弟子對導師的追思讚頌 慧蓮法師

#### 香港講座報導

- 38 ■ 「人間佛教與現代社會」佛法講座 釋海全

#### 校友會專欄

- 44 ■ 超定法師簡介
- 46 ■ 仁宣法師簡介

#### 寫下歷史

- 48 ■ 福嚴93年度下學期大事記

#### 法音宣流

- 51 ■ 導師給楊伯耀居士的信
- 53 ■ 決定未來的九年修學 釋開仁
- 56 ■ 走在雲霧煙雨間 釋海全

# 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尊敬的<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於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上午十時零七分安詳捨報了，高齡一〇一歲。導師靠著危脆的身體，堅強的意志力，走過了百年的歲月。導師雖然離開了我們，可是他的德範，將永駐於佛弟子的心中。

這期會訊的內容，將原先規劃的單元，抽換為導師圓寂法會特輯，在重新編目的過程中，導師的道影彷彿歷歷在目，內心的追思，難掩不捨之情。佛法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這本來就是無法避開的法則，唯有透過「生滅滅已，寂滅為樂」的遠大標的，才有辦法超越這三界的痛苦。在導師圓寂法會特輯中，首先，我們轉載導師最後一本書—《永光集》中〈為自己說幾句話〉一文，作為緬懷導師的慈教。另外，重點式地敘述七天法會之流程。再者，我們收集到追思讚頌法會上的致詞內容，學子代表的仁俊長老，簡單扼要地闡述了導師的思想核心，並發願自己生生世世常隨導師學習；其二為真華長老對導師追思讚頌的祭文，長老用百偈來敘述導師的一生，感懷的心情，表露無遺。另外，福慧僧團成員之一，也是福嚴佛學院第八屆院長大航法師，亦在受訪中，懷念導師對自己在學習上的思想啟發。最後，導師的香港弟子慧瑩法師，也借著受訪的因緣陳述與導師一段深厚的法緣；而慧璉法師亦以弟子的身份對導師撰寫追思讚頌，緬懷恩師。

第二個活動報導，為香港「人間佛教與現代社會」講座會記實，這主要是為導師百歲嵩壽而籌辦，雖則說現已成為歷史，但是從諸位演講者對導師思想的闡發，以及鼓勵大家敬法、學法、依法而行和體證佛法的過程中，彷彿讓導師的法身慧命重現人間，為苦難的眾生作光明的導航。

校友簡介，難得邀請了福嚴學舍的超定法師執筆，雖然法師移居美國多年，但心卻永繫福嚴；另一位則是第六屆的仁宣法師談其個人生平。而「寫下歷史」單元，學院提供了九十三學年度下學期大事記，向大家報告這半年來的學院生活。

最後，法音宣流則刊出導師與楊伯耀居士的來往信件，一問一答中，流露了真誠的為法精神。此外，今年的七月三日亦為第二屆研究所的畢業日子，經過三年的佛法洗禮，紮下研讀論典的基礎，日後自修當有方向，在畢業的前夕，感謝的話語與種種的回憶自從內心油然而生，雖則說七位畢業生在學院的修學年限有異，但三年同窗和同甘共苦的經驗，還是叫人難以忘懷，所以，我們收集了開仁同學「決定未來的九年修學」之感言，分享其在學院的成長足跡。

未了，祝福大家：輕安法喜，勇求菩提！



# 導師

圓寂特輯



# 爲自己說幾句話

◎摘自印順導師著《永光集》，p.239~269。

## 【一】

七年前，搜集些對我的寫作所引起的反應，編成《法海微波》。近七年來，對我寫作而表示意見的，似乎更多一些。我不一定能看到，看到了也沒有能記憶；所以又託人找來一些資料，在精神好些時，偶爾翻閱。在閱覽過程中，知道有的反對，有的贊同，有的贊同而存有自己的想法。思想是多元化的，「異見、異忍、異欲」，是當然的現象。但讀了這文字的人，對我的意見與事實，可能會引起某些誤會。我雖然虛弱無力，寫寫停停的，還是多少說明一下的好！

## 【二】

先說我的寫作，與日本學者及西藏所傳的關係。

我的大乘三系（或作三論）說，是從太虛大師的三宗來的。起初，「我贊同（支那）內學院的見解，只有法性與法相二宗」；經過「三年閱藏，……對於大乘

佛法，覺得虛大師說得對，應該有法界圓覺一大流」（《遊心法海六十年》六——九頁）。虛大師的三宗說，最早見於民國十年的《佛法大系》，立真如的法性論，意識的唯心論，妙覺的唯智論（《太虛大師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一二三——一二四頁）。十一年，為了評破《唯識抉擇談》，作《佛法總抉擇談》。依窺基《法苑義林章》所說：「攝法歸無為之主，故言一切皆如也；攝法歸有為之主，故言諸法皆唯識；攝法歸簡擇之主，故言一切皆般若」——立般若宗，唯識宗，真如宗（《年譜》一四五——一四八頁）。其後，確定三宗的名稱為：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所以，「我分大乘佛法為三系：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與虛大師所判的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三宗的次第（與內容）相同」（《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一六頁）。我的大乘三系說，最早提出，是民國三十年寫的〈法海探珍〉，三





十一年的《印度之佛教》。除了虛大師所說有所啟發外，在這抗戰期間，不通日文的我，是不可能「消化了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所以我讀到《台灣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說：「這樣（三系）的排列方式，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於夏威夷大學講〈佛教哲學要義〉時，已使用過了」（《福報》六十二期），我非常歡喜，有智者所見相同的感覺。近來見到了一本《佛教哲學要義》，是高楠順次郎所著，藍吉富譯，正文書局於民國六十七年出版的。經仔細閱讀，竟沒有大乘三系的排列與說明。在該書「緒論」末，分佛教為二大類：一、「否定式合理論」諸學派，有俱舍，成實，法相，三論——四宗。二、「內省式直觀主義」諸學派，含攝了華嚴，天台，真言，禪，淨，律等宗派（一〇——一二頁）。這確是高楠順次郎著的《佛教哲學要義》，但沒有三系的排列次第，那作者為什麼要說「日本佛教學者，……已使用過了」呢？

日本近代的佛學，對我是有相當影響的。初到閩院求學，讀到梁啟超的〈大乘起信論考證〉，讀得非常歡喜，這是引用「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的。二十六年，在武

院，讀到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的《印度宗教哲學史》（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這不是談佛法，也不知他的正確程度如何，但從淵源，發展，演變而作史的敘述，對我探求佛法的方向，有著相當的啟發性。也就因此，墨禪所有的日譯多氏《印度佛教史》，也借來閱覽揣摩。但我不是盲從者，二十三年初夏在武院，對日人（名字已忘）《三論宗綱要》（譯本，商務印書館出版）所說，如羅什，道生，曇濟，道朗的傳承；以高麗朗與河西朗，攝山僧詮與餘杭僧詮的混為一人，可說無一不誤！我以「啞言」筆名，發表〈震旦三論宗之傳承〉（《海潮音》十五卷六期），一一的加以評破，而提出我研究所得的三論宗傳承。

抗戰結束，我經香港到台灣，以後的寫作，受到日本佛學界的影響要多些。三十九年，我在香港，託人請到一部《大正新脩大藏經》。這是中文的大藏，但日本學者對不同版本的校注，聲聞經律與巴利藏的比對同異，與現存梵文校典的對勘，的確給我研究上的不少便利。四十一年，從台灣去日本，買了宇井伯壽的《印度哲學研究》，宮本正尊的《大乘と小乘》

等，又請了一部日譯的《南傳大藏經》。我雖不通日文，但對初期經、律、論的組織，與漢譯聲聞三藏相比對，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五十年後，為了寫作的參考，又託人買了些日本學者的作品。我參考日文著作的，主要是：《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這三部書，都說到了參考日本學者的書名。然參考主要是資料而已，如《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一〇三頁）說：「後二書，為日本學者最近的名著。雖然在原始佛教聖典集成之研究中，不能隨和二書的意見，但對資料上，可說得到了最多的幫助！」

上面這三部書，關鍵性的重要部分，在三十一年所寫《印度之佛教》已具體而微表達過的。《印度之佛教》第四章四節「法毘奈耶之初型」（重版本六三——七七頁），可說是《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的雛形。《摩訶僧祇律》「雜跋渠」，與《毘尼摩得勒迦》的「雜事」等相近，都是牒句而略釋的。毘尼本母的發現，論定為「犍度部」的根源；《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五章〈摩得勒迦與犍度〉（二五

——三九四頁），就是依此寫成的。第九章〈原始集成之相應教〉（六二九——六九四頁），及以後寫成的《雜阿含經論會編》，是受到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的啟發而研討完成的。《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二章〈阿毘達磨的起源與成立〉（四三——九〇頁），以《舍利弗阿毘曇》為古型，論定諸法的自（體）相，共相、相攝、相應、因緣，為阿毘達磨初期的五大論題，也只是《印度之佛教》第七章〈阿毘達磨之發達〉（重版本一二三——一四二頁）的修正與廣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所作部派的分化與推定（三一五——三五二頁），是《印度之佛教》的「學派之分裂」（重版本九七——一一二頁）的重述。日本寺本婉雅譯注的多氏《印度佛教史》，列舉部派分化的不同傳說（三六三——三八二頁）；這些資料，使我能從比較中作出論定。「大乘佛教的起源，《印度之佛教》已多少說到」（一四三——一四九頁，一七九——一八〇頁）。這三本書的主要依據，是在早年凝成的理念下完成，都是引用漢文大藏經來說明的。

民國五十九年，我寫了一部《中國禪





宗史》。傅偉勳《關於佛教研究的方法與迫切的課題》中說：「我們中國學者，還得仰賴常盤大定……數不清的日本行家的著作，從梁任公，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的撰著，必須引用柳田聖山等人的研究成果）……」（《一九九〇年佛光山佛教學術會議實錄》五三頁）。這部書，我曾參考日本學者的著作，但「必須引用柳田聖山等人的研究成果」，卻是未必！這本書引用的資料，中國人說中國事，我不覺得要參考外人的。在寫作過程中，偶然的在性圓處，見到他胞兄林傳芳（長在日本）的存書中，有有關禪宗的日文書，也就借來參考一下。柳田聖山《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以為「無相戒」，「般若三昧」，「七佛二十九祖」說，是牛頭六祖慧宗所說，鶴林法海所記的。神會晚年，把他引入自宗，由門下完成。我不能同意他的見解，曾加以評破（《中國禪宗史》二六七——二六八頁）。所以，說我「必須引用柳田聖山等的研究成果」，未免想入非非！有人說：沒有說你抄襲柳田聖山，那也算難得了。我覺得，中國佛教太衰落了，相形見拙，中國佛教學者多少有些崇外心態，似乎非引用日本人的研究成

果，從日本人的研究成果出發不可。我從不反對參考、吸收外國人的研究成果，但自己不通外文，只能以漢文藏經為主要依據。不能廣泛的引用外人的研究文獻，這是我最大的缺點。希望讀者與評者，不要以為我能「消化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平添我虛偽的光榮！

### 【三】

多氏的《印度佛教史》，從無著、世親，到中觀與唯識者的論諍，秘密大乘佛教的廣泛弘傳，我的確是大多採用這本書的。龍樹以前，從釋尊時代，到部派分化，政局紛亂，我是多取我國所傳，及牛津大學的《印度史》。西藏所傳，大乘只有中觀、唯識；多氏的《印度佛教史》，作者是覺囊巴派，是真常唯心論者，也自稱「唯識見」，所以說「多氏的《印度佛教史》，提貢了他對印度佛教發展史的基本架構（〈台灣最偉大的思想家〉見《福報》二十六期）」，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民國二十七年秋，我從武昌到四川，住縉雲山漢藏教理院，讀到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密宗道次第廣論》，《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月稱的

《入中論》，是遲幾年才讀到的。從宗喀巴的著作中，接觸到月稱對《中論》空義的解說，所以「深受老莊影響的中國空宗——三論宗，我對他不再重視」（《妙雲集》下編十《華雨香雲》二二頁）。不過，我對月稱的思想，並沒有充分了解，如月稱的《中論》注——《明顯句論》，我也沒有見到。也許我有中國人的性格，不會做繁瑣思辨，從宗喀巴、月稱那裡得些消息，就回歸龍樹——《大智度論》。三十一年起講出而成的《中觀論頌講記》，三十六年講出的《中觀今論》，都是通過了《大智度論》——「三法印即一實相印」的理念，所以說：《中論》，「是大乘學者的開顯《阿含》深義」（《中觀論頌講記》四三頁）。「《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空、緣起、中道為佛教的根本深義。與聲聞學者辯詰問難，並非破斥四諦、三寶等法，反而是成立。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立於緣起中道的磐石」（《中觀今論》二四頁）。總之，我重視前期的龍樹學，不是月稱應成派的傳人。

我與月稱思想的關係，很少人提及，唯一例外的是江燦騰居士。他對月稱的思

想，似乎與我差不多，知道得有限，但他卻能從想當然的意境中作出論斷。如說我是「月稱的著作，則提貢了他三系判教的理論基礎」（《福報》六十二期）。我的大乘三系，是依虛大師的大乘三宗說，次第、內容都可說相同。我的大乘三系說，最早發表的是三十年寫的〈法海探珍〉，那時我還沒有讀到月稱的《入中論》。據我所知，月稱與宗喀巴，承認大乘有瑜伽行與中觀二大流，而作了不了義的分別，與支那內學院所見的相近。他說「月稱的著作，提貢了他（指印順）三系判教的理論基礎」，不知他到底根據些什麼？更離奇的，他說：「印順以月稱《入中論》為依據，撰寫《唯識學探源》，學術成就甚高，也未引起社會的注意」（《新雨》x期二一頁）。《入中論》的譯出，「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日於縉雲山漢藏教理院編譯處」（論末）。我的《唯識學探源》，是民國二十九年貴陽大覺精舍寫的。那時《入中論》還沒有譯出，我又不識藏文，怎能以《入中論》為依據，寫出《唯識學探源》！而且，《入中論》第六地是廣破唯識的，我寫的是探求唯識學的淵源，內容完全不同，到底為了什麼，要





說我以月稱為依據？還有，他說：「印老事實上，是透過月稱和宗喀巴的中觀思想，來批判中國的傳統佛教」（《當代》三七期一〇四頁）。在他〈論印順法師與太虛大師對人間佛教詮釋各異的原因〉中，也有類似的語句，這也使我感到離奇。我所批判的，不只是中國傳統佛教，還有印度後期神秘欲樂的（傳入西藏的）佛教。月稱，我不太知道，只知《入中論》也說到持咒。宗喀巴所樹立的黃教，是通過「菩提道次第」（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廣修菩薩行），而進修神秘、欲樂、他力、急證的「密宗道次第」。如法尊、能海去拉薩修學，不都是學得無上瑜伽的大威德而回來嗎！這正是我所要批判的，我會用他們來破斥中國佛教嗎？我所依據的，是中國傳譯的龍樹《大智度論》。如〈敬答議印度之佛教〉（《無諍之辯》一二一——一二二頁）說：

「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愛空也。言其行，則龍樹擬別創僧團而事未果，其志可師。言其學，三乘共證法性空，與本教之解脫同歸合，惟初重聲聞行果，此重菩薩為異耳。……言菩薩行，則三乘同入無餘，而菩薩為眾生發菩提心，

此『忘己為人』之精神也。不雜功利思想，為人忘我之最高道德，於菩薩之心行見之。以三僧祇行因為有限有量，此『任重致遠』之精神也。常人於佛德則重其高大，於實行則樂其易而速，好大急功，宜後期佛教之言誕而行僻。斥求易行道者為志性怯劣，『盡其在我』之精神也，蓋唯自力而後有護助之者。菩薩乘為雄健之佛教，為導者，以救世為己任者，求於本生談之菩薩精神無不合。以此格量諸家，無著系缺初義，《起信論》唯一漸成義，禪宗唯一自力義；淨之與密，則無一可取，權攝愚下而已」。

我是這樣的評判印度佛教，也同樣的評判中國傳統佛教，與月稱，宗喀巴有什麼關係！

#### 【四】

我的大乘三系（或「三論」）——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是繼承太虛大師的三宗——法性空慧、法相唯識、法界圓覺，次第與內容，都是一致的。名稱不同，只是取義不同，大師在〈議印度之佛教〉中，也說「佛陀行果讚仰而揭出眾生淨因之真常唯心論」，並沒有責難立名的不當。那有關大乘三宗，我與大師的差別在那裡？這應該是，由於修學的環境不同，引起傳統與反省的差異，當然也由於不同的個性。

虛大師十七——十九歲（一九〇五——一九〇七），讀《法華》、《楞嚴經》；在天童寺，聽《法華經》，「習學禪堂生活」；「聽道老講《楞嚴經》、閱《楞嚴蒙鈔》，《楞嚴宗通》，愛不忍釋」（《年譜》二六——三一頁）。閱藏期間（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初溫習台、賢、禪、淨諸撰述，尤留意《楞嚴》、《起信》，於此得中國佛學綱要」；「于會合台、賢、禪的《起信》、《楞嚴》著述，加以融通抉擇，……從《楞嚴》提唐以後的佛學綱要，而《楞嚴攝論》即成於此時」（《年譜》八四——

八五頁）。當時雖有政治的革命，而大師接觸到章太炎、譚嗣同等有關佛學的文字，都還是宋以來的佛法傳統。大師心目中的中國佛學，就這樣的凝定了，用來適應時代，以從事中國佛教的復興運動，直到晚年。大師對中國佛教的衰落，及「說大乘教，修小乘行」的情況，歸因於佛教徒。對唐以來傳承的一切佛法，在進行佛教革新運動中，認為一切經是佛說的。也就是說：「法」是完善的，而中國佛教的衰落，問題在學佛法的「人」。（大師晚年——民國三十——三十二年，由於發現門下思想的脫離中國傳統，針對藏傳中觀，講〈諸法有無自性問題〉，撰〈閱入中論記〉。對我的《印度之佛教》，作〈議印度之佛教〉，〈再議印度之佛教〉。特在漢院講〈天台四教儀與中國佛學〉，〈賢首五教儀〉，及重禪觀的〈中國佛學〉）。

我出家後，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到虛大師任院長的閩院求學。那學期的課程，是《三論玄義》，《俱舍論》，《雜集論》，日文與國文（還有一門社會學）。在武院，抗戰期間到漢院，功課都相近（漢院多藏文，《菩提道次第論》





等)。中國傳統的台、賢、禪、淨，似乎都不太重視。這一學習環境，與大師學習重心，是不太一致的。在我學習時期，政局不穩定，更有長期的抗日戰爭。在佛學方面，有西藏傳來的，有日本學者著作的譯本，南傳佛教也有一些介紹：佛學不再是大師學習時代的單純了。特別是我的根性不同：在家時，「以三論、唯識為研究對象。……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的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這到底是佛法傳來中國，年代久遠，受中國文化影響而變質，還是在印度就是這樣——高深的法義，與通俗的迷妄行為相結合呢」（《遊心法海六十年》五頁）！經過「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佛法）為中國文化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到後）來越嚴重，所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遊心法海六十年》一三頁）。在武院期間，「讀到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的《印度哲學宗教史》（等）；……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啟發。……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漸成為我探求佛法的方針」

（《遊心法海六十年》九頁）。我對「佛教史的探究，不是一般的學問（為研究而研究），而是探其宗本，明其流變，抉擇而洗鍊之」；「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二〇一頁）。

中國佛教的衰落，虛大師在「人」上著想；雖說「學理（法）革命」，而革新的只是適應時機的方便。我當然也知道「人」的低落與墨守成規，但從史的探求中，「確認佛法的衰落，與演化中的神（天）化，（庸）俗化有關」（《遊心法海六十年》五四頁）佛教的衰落，從印度到中國，不只是「人」的低落，而也是「法」的神化、俗化。由於這一理念不同，在大乘三宗（或三系）的討論上，呈現出彼此間的差異。大師說三宗平等（其實也有不平等），而以宋以來的佛法傳統——法界圓覺宗為最高妙；為了支持這一理由，以馬鳴（？）的《大乘起信論》，為早於龍樹、無著的。而我以為：「能立本於（釋迦佛時）初期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初期大乘經與龍樹論）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

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印度之佛教·自序〉七頁）！

我在大乘三系中，重視「性空唯名」——「弘闡中期佛教之行解」，讀者可能多少有些誤解，如《現代中國佛教思想論集》（一），論列我與虛大師對「人間佛教」詮釋各異的原因說：「印順法師基於緣起性空的義理，是源於《阿含》，光大於《中論》，不能順從太虛大師的觀點」；「據西藏月稱詮釋的中觀空義，批評中國佛教圓融的特質」（一五〇、一五二頁）。說我贊同「緣起性空」，是正確的，但我重視初期大乘經論，並不只是空義，而更重菩薩大行。我不是西藏所傳的後期中觀學者，是重視中國譯傳的龍樹論——《中論》，《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所以在〈敬答議印度之佛教〉說：「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愛空也」；並提出會通《阿含》，及「忘己為人」，「任重致遠」，「盡其在我」的偉大的菩薩精神（《無諍之辯》一二一——一二二頁）。其實，這在〈印度之佛教·自序〉中，早已說過了。而且，龍樹在闡述菩薩廣大行中，對念佛免難，功德迴向眾生，懺悔罪業，煩惱即菩提，易行與

難行，頓入與漸入等：凡有他力的，速成的，也就是神（教）化傾向的，都有不同印度後期論師的卓越見解。《智度論》在印度失傳，後期的中觀學者，那裡知道！

「佛世之淳樸」，虛大師是同意的，那未離佛世還不久，多少天化而不太離譜時代的佛教，總比後期的「天佛一如」好。

「天（神）佛一如」，不只是「魔梵混融」的秘密大乘，在「真常唯心」系中，如《大集經》的〈寶幢分〉，及《楞伽經》，早已明白的說到，如我在《方便之道》所引述的（《華雨集》二冊·一〇四——一〇六頁）。我的意見，是在印度佛教史中，探求天（神）化，漸漸的嚴重，達到神佛不二的過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抉取初期大乘經（龍樹）論，闡揚大乘解行而又能會通《阿含》。我不是要依緣起性空，而與真常唯心論諍的。

該文說：「要說服太虛大師放棄『法界圓覺』，改宗『緣起性空』，是很難的。……他的思想傾向，宗教體驗，都不是那一路線，又怎麼能說服他改變自己去接受他。……所以我們說，這是沒有標準答案的，揀擇只在乎個人了」（《現代中國佛教思想論集》（一）·一五五頁）。





我在《印度之佛教》等，提出我的大乘三系。我是從經論發展的探求中，認為初期的大乘經（龍樹）論——性空唯名系，是會通《阿含》而闡揚菩薩道的，更契合釋尊的本懷。我寫出來提貢佛教界參考；對秘密大乘（即「天化」的）不表同意，在那時現實環境中，明知會毀多於譽的，但為佛法著想，還是不顧一切的表達出來。這不是要與虛大師論諍，也不是希望他的改變。虛大師的思想凝定，到那時快近三十年了，希望他放棄而改宗，那我真是太天真幼稚了！說到宗教體驗，我相信不但佛教，其他宗教與低級巫術，都是有些宗教體驗的，不過淺深、偏正不一吧了。有宗教體驗的，信心十足，但並不等於事實或真理。低層次的宗教體驗，與自己的信仰，自己所聽聞的有關。閱讀（或信仰）什麼，在靜定（精神集中）中就引發什麼體驗，如讀《法華經》的，就會引發「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的體驗。現代少數基督徒，把習禪引入自宗，於是靜定中，有見到馬利亞懷抱著孩兒，有見背著十字架的耶穌。所以宗教思想的淺深、偏正，不只以自己的宗教體驗為準繩，還是在自己表達出來，求得他人的共識。大師的思

想——法界圓覺宗，有宋以來的千年傳統，要在佛教界取代他，還真不容易呢！

### 【五】

虛大師說「人生佛教」，也說「人間佛教」，我為什麼要專說「人間佛教」呢！「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佛教，我以印度佛教（流入西藏）的天（神）化情勢異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遊心法海六十年》一八一—一九頁。

虛大師分自己的思想為三期：（一）、民國三年七月閉關以前（二）、從閉關到（民國十七年冬）遊化歐美：主張大乘的「八宗平等」，「八宗並弘」。（三）、從遊化歐美到（二十九年五月）



訪問緬、印、錫回來：如〈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所說的第三期，是大師的晚年定論。內容分「教之佛本及三期三系」，「理之實際及三級三宗」，「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所說的「三依三趣」是：（一）、「依聲聞行果趣發大乘心的正法時期」；（二）、「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三）、「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像法時期，「印度進入第二千年的佛法，正是傳於西藏的密法；中國則是，……淨土宗。……如密宗在先修成天色身的幻身成化身佛；淨土宗如兜率淨土即天國之一，西方等攝受凡夫淨土，亦等於天國。依這天色身、天國土，直趣於所欲獲得的大乘佛果，這是密、淨的特點」。「但到了現在，末法開始，……依天乘行果（的密、淨），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為障礙了」（《年譜》四八〇——四八一頁）。大師在〈再議印度之佛教〉也說：「淨、密，應復其輔行原位，不令囂張過甚」。這是判淨、密為附庸，雖是「法界圓覺」，但不再「八宗並弘」那樣的看作大乘主體了。所以淨土與密乘，在人間佛教中，我與虛大師是一致

的，不過虛大師點到為止，我卻依經論而作明確的論證。如淨土法門，我依龍樹《十住毘婆沙論》，無著《攝大乘論》等，傳為馬鳴所造的《大乘起信論》——代表印度的大乘三系，說明這是為生性怯劣所設的方便，不是大乘菩薩的正常道。

〈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中說：「淨土信仰，既是中國佛教近世的主流，印順法師在批評中國佛教時，自然無法避開，可是又不能沒有替代，於是取與佛教早期思想淵源較深，且又下生成佛的彌勒信仰，替代西方往生的彌陀淨土。

《淨土新論》的思想和心理轉折，都是由此一念而來」（《人間淨土的追尋》二一〇頁）。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心理轉折，這是作者代為設想的。彌勒淨土也是「天國土」，但由於彌勒將來下生成佛，為中國人所嚮往的人間淨土，龍華三會。而當時又流行彌勒系的法相唯識，所以彌勒淨土是虛大師一向提倡的。如民國十三年元旦，虛大師編《慈宗三要》，三要是《瑜伽》的〈真實義品〉，《菩薩戒本》，與《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年譜》一六八頁）。十四年冬，大師「修彌勒七過舊年」（《年譜》二一五頁）。大師的《慈





宗要藏敘》說：「轉逢長老自小雪峰攜古銅彌勒菩薩像至，乃就（南普陀寺後山）兜率陀院，設慈宗壇以奉之。民二十一、二十二年之交，旦夕禪誦其中，皈依者浸多，有慈宗學會之設」（《年譜》三五二頁）。到三十五年五月，大師「應上海佛教界請，講《佛說彌勒大成佛經》於玉佛寺」（《年譜》五二六頁）。三十六年三月，大師於玉佛寺示寂，弟子們「助念彌勒聖號，祝上生兜率，再來人間」（《年譜》五三八頁）。虛大師提倡彌勒淨土，只要是大師門下，是無人不知的。我只是繼承虛大師的遺風，怎能說這是我與虛大師間的差異所在？

## 【六】

民國四十二、四十三年間，我受到「漫天風雨」的襲擊，我說：「真正的問題，是我得罪了幾乎是來台的全體佛教（出家）同人」（《華雨香雲》六五頁）。楊惠南的〈台灣佛教的出世性格與派系鬥爭〉，以為：「問題恐怕沒有那麼單純，因為這還應該牽涉到印順的老師——太虛。太虛代表的是開明的改革派，而圓瑛則由江浙佛教界所擁護，代表保守的傳統勢力」（《當代》三一期七四頁）。虛大師所代表的，是適應時勢，從革新中以發揚中國的佛教傳統。所以被稱為開明的改革派——新派，是贊同改革運動的，接受虛大師主辦的僧教育的。依此說，來台的慈航、默如、戒德、印順、東初（依入閩院先後次第）等，都是閩院的學僧。慈航以「新僧」自居，在住持安慶迎江寺期間，曾推動安徽佛教的改革呢（《年譜》二九五頁）！民國十九年，道源（那時名「能信」）也住過武昌佛學院。所以我遭受的「漫天風雨」，不能說沒有派系，但如泛說江浙佛教界為保守勢力，那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

江燦騰說：「關於《佛法概論》事

件，……點出他來台灣進住善導寺，以及佔了赴日代表的名額，是整個事件的內在主因。但是，他忽略了思想上的差異，才是根本原因所在。例如他提到「漫天風雨三部曲」，其一是圍勸圓明，其二是慈航為文批他，其三是反對派向政府檢舉。而其中一和二，即是思想上的差異所引起的」（《當代台灣俠客誌》二四頁）。說到思想問題，我的《印度之佛教》，是在重慶出版的。台灣僅有三、四冊，自己的一冊，不知丟在那裡了。我來台不過一年，這部書的思想，一般是不大知道的。當時在香港出版而流傳來台的，是經與論的講記。唯一引起注意的，是《淨土新論》，說他引起台中蓮友們的不滿，我是同意的，但對來台的長老與青年（主要在北部），不可能因此而引起大問題的。我們還是聽聽中立者的意見吧！《道安法師遺集》的〈日記〉中說：

四十二年七月十日「現在來台灣的僧侶，派系頗重，反對印順、李子寬（太虛派）的人太多了，最少 x x、x x 這一派，是反對最厲害的人，這中間不無蛛絲馬跡可尋」（七冊·一一六五頁）。

四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慈（航法）

師因二心及 x x 之唆使，說印順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他聽了，滿腹無明火，高燒須彌山。加之又以圓明罵他，稱讚印順，更是火上加油。……他（寫文）的動機，無非是眼紅與受人愚弄而已。……印順乃一學者，並無做大師之心，從不與人爭名利。因去年不該出席日本世界佛教聯誼會，與來台住善導寺，佔了他的位置，以為印順不來，善導寺的導師就是他的。……又加圓明要台灣的法師們，都應當向印順學習的話，更引起他們無限嫉恨的悶氣無處發洩，這真是佛門無謂的風波」（七冊·一二七九——一二八四頁）。

四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前年農曆年底，對印順之《佛法概論》，利用中佛會發文通告，台灣各寺院不得流通。現在還不甘心，又從中向警察局搗鬼，印順真不值得遭人陰謀」（八冊·一四一一頁）。

《道安法師遺集》的當時〈日記〉，不是與我《平凡的一生》所說的，幾乎完全一致嗎？大家為什麼要圍勸圓明？慈老為什麼要寫〈假如沒有大乘〉？如離去當時的事實背景，泛說思想問題，那是與事實不符的！





## 【七】

《獅子吼》三十二卷六期，有釋悟廣的〈大乘道風光無限〉。文中引用《大智度論》以外，大量引我的作品，而附上作者自己的解說。讀者很可能誤會，以為他的解說就是我的見解，所以要略辨一二。他說：

1、「導師所說學佛者當前的唯一目標——須陀洹果」（十四頁下）。

2、「解脫道則是菩薩心行根本的根本。……解脫的正道加菩薩行，等於菩提心」（十三頁上）。

3、「留惑潤生的惑，絕不是惑業苦的惑，確切的說是一種對眾生的悲心」（十三頁上）。

4、「這近處，也就是根本佛教的純樸處，解脫道」（十三頁上）。

在一切佛法中，我是「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也就是宏揚初期大乘的菩薩行——深觀而廣大行的菩提道，而不是初期佛教，一般稱之為小乘的解脫道。我的論究佛法，有一原則：在大乘法中，依中觀來說中觀，依唯識來講唯識，依真常來講說真常的經論。在論到聲聞乘的解脫道

時，也依聲聞法說，決不依自己所宗重的而附會歪曲。聲聞是解脫道，菩薩是菩提道，雖意義有相通處，菩薩得無生忍，含攝得聲聞的解脫道，但菩提道決不是出發於斷煩惱的。

上述的四則中，1、說證得初果，「是學佛法者當前的唯一目標」，是我在《成佛之道》中，講三乘法——聲聞的解脫道而說的。作者引此去解說菩薩道，如說：「初發心的菩薩們，要發心做菩薩，要成佛度眾生，先發斷自己煩惱的心，至少要能斷無量生死的煩惱」（十四頁下）。這與我的解說菩薩發心，是不相合的。2、3、二則，作者為了要說明菩薩要先修解脫道，斷盡煩惱，所以作出了新的解說。菩提心，是菩薩發心：「上求

佛道，下化眾生」，也就是從利益眾生中，漸次增進，到達圓滿的佛果。（初發）菩提心是行菩薩道的信願，可說是菩薩最偉大的志願，他卻說：「解脫的正道加菩薩行，等於菩提心」。這是作者所說，佛法中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怪論！「留惑潤生」，佛法中為什麼要說「留惑」？「潤生」是什麼意義？作者可能沒有考慮過，也就是沒有了解菩薩為什麼要「留惑」。照他自己的見解，菩薩要先修解脫道，斷盡無量生死煩惱，再來度眾生，所以想入非非的說：留惑的惑，「是一種對眾生的悲心」。稱悲心為惑——煩惱，善惡不分，這是末世佛法的又一怪論！

4、我說：「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見——三者是修菩薩行所必備的。切勿高推聖境，要從切近處學習起」。作者竟解說「切近處」為：「就是根本佛法的純樸處，解脫道」。我寫作的原文，是《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五九——六〇頁。讀者如檢閱原文，就可以了解作者以解脫道來解說切近處的錯誤了。其實，這決不是無心的錯失，或由於佛學知解的不足，或是為了自己推重解脫道，故意對菩薩行作出這些歪曲的謬論。

## 【八】

聖嚴〈印順長老護教思想與現代社會〉說：「從這一點看印順長老，倒頗近於只會看病而拙於治病的學者風貌」（《佛教新聞》九二期一三頁）。江燦騰〈佛學研究與修行〉說：「會有人用來批評印順說：『是佛教思想的巨人，是行動實踐的侏儒』」（引《滄海文集》（中）·三四六頁）。二位所說，可說非常正確，我就是這樣的人。不過，說是「思想的巨人」，未免稱譽過分了。我曾一再表明自己一生為法的意趣：「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教理、教制、教產）改革運動，我原則是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來，多少感覺到：現實佛教界的問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遊心法海六十年》七頁）。我「不是為考證而考證，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我只是本著從教典得來的一項信念：為佛法而學，為佛教而學，希望條理出不違佛法本義，又能適應現代人心的正道，為佛法的久住世間而盡一分佛弟子的責任」（《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四七頁）。我





覺得，善財所參訪的，大家都說「我但知此一法門」；似乎專一，對學習菩薩的初心學人，也許會更落實些。當然，大菩薩們是不在此例的。

從一段事說起：《當代》二十八期，發表了〈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說到我的《淨土新論》等，「有大批燒毀其書者」；並注明：「少數教徒，即指大名鼎鼎的李炳南老先生」。台中炳老的弟子們，覺得這篇文章，有損炳老的完善形象，經朱斐偕來南投，認為這是無稽的謠言，希望被人燒書的我，代為炳老澄清。我是經不起人家說好話的，也就答應了，寫了一篇〈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讀後〉。我只說：「傳播的謠言，越來越多。……傳說（我的）《念佛淺說》，『被少數教徒焚毀』。……那時的流言，傳說非常多；傳說是越說越多的，傳說就是傳說，是不用過分重視的」（《華雨集》五冊·一〇二——一〇三頁）。我將文稿寄給朱斐，台中蓮友們見了，表示不滿意。我告訴大家：當時，我人在台北，聽到的都是傳說。原文注明是 x x 說的，如經人不滿我的否認，提出質問，我要怎麼應付呢？這篇文章，就寄給《當

代》。我當時覺得，自己的寫作與思想，不能為現實的佛教界所採取，也就不免有些感慨，所以在該稿末後，寫下一句：「也許我是一位在冰雪大地撒種的愚癡漢」。這篇文章，《當代》的編輯者，改以〈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為主題，「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新動向讀後」為副題。這一題目——「冰雪大地撒種的癡漢」，引起了緣音、昭慧、洪啟嵩、楊惠南等法師、居士們，寫作詩、文來表示敬意。由於編者擅自改變題目，引起意外的反應，使我深感佛教同人的為法熱誠，更深感自己的愧赧。

幻生〈為印順導師說幾句公道話〉，說到「聖嚴法師出版他的博士論文《明代的佛教》，印公導師也予以資助」（《獅子吼》二九卷七期·三二頁上）。這是不正確的，不知怎會引起這樣的傳說而為該文所引用。也許聖嚴在日本時，助我取得博士學位，為當時某些人所反對譏嫌，而有這離奇的傳說！

值得寫的事與理，應該還有不少。無奈衰朽餘生，時寫時輟，好不容易交代了一些重要問題，只好就此擱筆了！

# 印順導師圓寂法會報導

◎編輯組

世事無常，廣受海內外佛弟子尊敬的「印」順導師，於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農曆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零七分於花蓮慈濟醫院捨報圓寂了，高齡一〇一歲。眾生福薄，我們已無緣再親近這位長者，唯願導師能慈悲加被，乘願再來指導我們。為了盡一份弟子的義務，花蓮慈濟與新竹福嚴精舍，舉行追思法會，希望將導師的德誼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六月四日至六月五日

印順導師於六月四日上午十時零七分於花蓮慈濟醫院捨報圓寂後，慈濟大學立即佈置莊嚴素雅的追思堂。在導師的法體移入之前，追思堂裏早已充滿著法師和居士們虔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的佛號。下午六時，剃染徒及眾人等長跪於兩側，由慈誠隊的師兄一同護靈，恭迎導師的法體進追思堂。導師遺容安詳，宛如熟睡一般。

導師的法體停柩於追思堂內二日，讓大眾追思瞻仰。而後於六月六日上午七時，移靈至導師所創辦的新竹福嚴精舍。





# 上印下順導師圓寂迎靈接駕大典



導師法體抵達福嚴精舍(慈濟提供)

## 六月六日至六月十日



導師於六月四日上午圓寂之後，眾弟子在難掩不捨的心情之下，遵照導師生前遺囑，移靈回到新竹福嚴精舍來。

六月六日清晨四時，慈濟護靈工作團隊已集合於追思堂前，先行彩排移靈大典全程，六時舉行護靈移座大典，由真華長老、印海長老和法藏法師主法，慈濟醫院林欣榮院長等醫療團隊八人，為導師覆蓋

華幔，慈誠隊八位護法緩步將導師法體扛上靈車，車隊緩緩由慈濟大學追思堂出發，先行護送印順導師到晚年養病的慈濟靜思精舍，做最後的巡禮，遶行一圈後，眾人跪送導師起程。護靈車隊沿蘇花公路、北部濱海公路、中山高速公路、北二高速公路，約經九小時，終於抵達新竹福嚴精舍。沿途還在羅東五結慈濟聯絡處略事休息，進用餐點。



下午四點左右，禮車緩緩開入福嚴精舍，由證嚴法師率領大眾護送到福嚴精舍山門，再由福嚴精舍的仁俊長老、真華長老、印海長老等率眾接駕。在移靈進入福嚴精舍的沿路兩旁，福嚴師生以及一千多名法師及居士，早已排班列隊恭候，在「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佛號聲中，長跪迎接導師回山。接著由八位福嚴佛學院比丘學僧抬送之下，緩緩地將導師靈柩移入堂中。就在釋迦牟尼佛號聲中，大家以最誠敬的心，長跪目送導師法體移到靈堂，這是佛弟子以最隆重的佛教儀式，來迎接導師回山。接著，在大眾一起誦念《無常經》後，結束了這一次，花蓮到新竹的移靈大典。

福嚴精舍為了讓大眾瞻仰導師慈容，自六月六日傍晚至六月十日上午止，開放讓四眾弟子瞻禮。並從早上四點五十分，一直到晚上八點三十分，每天連續十枝香不斷地念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佛號及《無常經》。



▲ 圓寂法會之靈前上供



▲ 導師法體移駕福嚴精舍(法源寺提供)



▲ 向導師接駕的大眾(法源寺提供)




▲ 於大殿恭誦無常經(法源寺提供)



▲ 諸山長老向導師接駕(法源寺提供)



六月十日



當天上午十時五十分左右，陳水扁總統在總統府游錫堃秘書長陪同之下，蒞臨福嚴精舍，向印順導師蓮位上香。院長厚觀法師及昭慧法師代表法眷答謝總統，並引領總統繞到布幔後方瞻仰遺容。總統佇足凝視著導師慈祥、安寧宛若熟睡的法相，神情肅穆地再度鞠躬致敬，方才離去。

下午三點舉行導師法體入殮儀式，由真華長老主法，楊枝淨水讚後，長老以悲悽的聲調說：根據佛制儀式，入殮前要向亡者說法，但是放眼現今，實在沒有人可為導師說法，因此只是依導師自己所說過的話：「我死後不去西方極樂國土，亦不往東方琉璃世界，對於易近普及的兜率天宮，也不曾想過去住，但願生生世世，來此苦難的人間，為正覺之音而獻身！」，綴一「不去西方不往東，亦不想住兜率宮，但願再來娑婆界，生生世世化有情」的偈頌而已。真華長老說偈禮畢，由八位比丘緩緩推入靈柩，將導師法體入殮，在這一時刻，大家都感到導師真的要離開我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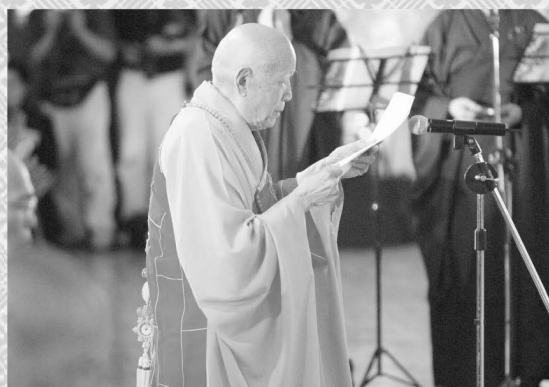


▲ 香港覺光長老拈香敬禮(法源寺提供)





▲ 圓寂法會山下牌坊(法源寺提供)



▲ 真華長老宣讀印順導師追思讚頌祭文(人生雜誌提供)



▲ 圓寂法會的廣場佈置(法源寺提供)



▲ 導師法體移駕追思法會現場(法源寺提供)



▲ 追思法會上法眷長跪聆聽真華長老恭誦祭文(法源寺提供)





# 上印下順導師追思讚頌法會



▲ 追思法會大典(法源寺提供)

六月十一日



早上六點進行起龕儀式，準備將導師的法體移駕到慈濟香山聯絡處的追思法會現場。約七點時，由長老們及法師們組成的護駕禮車，列隊開往香山。抵達後，即刻護送到禮堂安座，以待八點三十分追思讚頌典禮。

與會大眾陸續進場，井然有序的就位，在維那唱起戒定真香時，典禮正式開始。追思讚頌法會由仁俊長老、印海長老及真華長老主法。首先由法眷祭拜印順導師，真華長老代表恭誦祭文。九點正佛前

大供，然後由大會司儀會本法師向大眾介紹印公導師生平事蹟，並宣讀總統褒揚令。接著恭映印公導師道影約十分鐘，在畫面上看到導師開示的舉止與神情，讓大眾對導師護念眾生的悲心，深刻難忘。然後，禮請淨心、覺光、淨良、一誠等諸山長老致詞，其次，由仁俊長老與慧理法師代表學子追思，厚宗法師代表弟子致謝詞，最後，由慈忍法師代表福嚴及慧日僧團致謝詞。致詞後，即舉行公祭，由海內外各佛教團體代表向導師拈香行三問訊禮，以表無盡的哀悼與崇高的敬意。依據



▲ 到茶毗場的队伍(法源寺提供)



▲ 茶毗場入口處(法源寺提供)



▲ 法眷(法源寺提供)



▲ 茶毗場現況(法源寺提供)







# 上印下順導師追思讚頌法會會場



▲ 慈濟香山聯絡處為追思法會場地(法源寺提供)

慈濟方面提供的資料，估計參加追思讚頌法會的人數，應有八千人以上。

下午三點半，進行起龕儀式。由印海長老宣說起龕法語：「法乳深恩無以報，唯有勤修二利行，導師您今撒手去，盼速返回再相逢。」這時導師的法體將移送到獅頭山茶毗場。在莊嚴的本師釋迦佛號聲中，眾人流著眼淚，不捨地長跪合掌，目送靈柩移上禮車，開出會場。龐大的送行

隊伍，蜿蜒於巷道與街道之上，場面甚為壯觀感人。

約下午五點十分抵達獅頭山勸化堂茶毗場，大眾沿茶毗場外二側，虔誠長跪迎接導師法體在人間的最後停留。茶毗法會進行到最後，在印海長老唱舉火法語：「法性湛然本不生，生滅盡在因緣中，緣生緣滅悉如幻，生滅滅已證無生。」後，一聲「燒！」，此時大眾多忍不住紅了眼





▲ 奉安入塔(法源寺提供)

眶，嗚咽著長跪念佛。護送導師法體的最後一程，此刻算是圓滿結束了。當晚火化後的舍利，直接送返福嚴。

### 六月十二日

早上九點，進行奉安入塔儀式。在三位長老的帶領下，將導師的舍利安置福慧塔院後，七天的法會就此畫下休止符。



▲ 入塔安座(法源寺提供)

清風亮節的<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帶著危脆的身體，堅強的意志力，度過了一個世紀。導師雖然離開了人間，但是他的德範，將永遠駐留於每位佛弟子的心中。然而，就猶如世尊對弟子的告誡：輾轉履行正法，則是法身常在而不滅。若真正希望能讓導師的法身慧命永在人間，則應該要效法導師為正法、為佛教、為眾生的願行。



▲ 奉安入塔



# 願生生世世常隨導師學習

——仁俊長老於印公導師追思讚頌法會上的致詞

◎釋果慶整理

印公導師從他的著作中，流露出清淨、深廣而圓滿的智慧，啟示而導提著無數的人，使無數人獲得徹底的改變，具體的發達。同時，從他平生的言行中，洋溢出切摯、厚醇而充實的慈悲，涵被而慰護著無數的人，使無數人獲得無上的體認，決性的歸敬。

我們懷念導師最應致力、盡力處，從大恭敬心中苦究他所倡踐的「整體佛法」，他將「整體佛法」融匯而流露於三業中，三業所存所行的，無一不與佛法相應相通，因此，他老人家的三業，從未離開三寶，三寶直從三業中顯現出來。菩薩行者最重大的任務：倡踐而荷擔三寶，三寶成為自己的立場；從這個立場上立得穩落平通，從此則能安身立命，亦能捨身創命。安身立命是內在安頓得落落實實，捨身創命是外在激發得切切充充；激發中最大的動能與活力：大慚愧；慚愧的對治：貪與癡，長期修學中能對治貪與癡，方能

從自利中自覺自立，從利他中覺他利他。我們懷念而瞻效導師，必須體握著：「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的根本觀行，才能生生世世常隨導師學習，才能從導師言行的啟示中，理解而悟入本師釋迦牟尼佛及十方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的正法精髓（畢竟空與如幻有），從正法精髓中發無上菩提心廣度一切苦難眾生，照無上涅槃境遍滅一切纏縛雜染。

我們面對印公導師激發這樣的大行弘願吧！體踐這樣的大行弘願吧！

▶ 仁俊長老開示(法源寺提供)

# 印順導師追思讚頌大典祭文

◎真華長老

敬歎導師 法門泰斗 壽高智深 古今罕有 民前六年 誕生中國 浙江海寧 盧家灣側  
俗家姓張 學名鹿芹 父諱學義 母陸夫人 家中生計 半耕半商 六歲入塾 七讀學堂  
十歲畢業 十一離家 進硤石鎮 高等小學 年至十三 高等校畢 遵從父命 研習中醫  
研習三年 成績平常 因乏興趣 隨學隨忘 至十六歲 暫住新倉 於母校中 作孩子王  
基督教會 附設學校 您即應聘 前往執教 一直教到 民十九年 因欲出家 始放教鞭  
何因何緣 忽欲出家 父死母亡 由茲引發 老莊孔孟 等等學說 及新舊約 亦多涉獵  
然唯深信 佛說因果 依之修行 必得解脫 尋即考取 大愚創辦 設於北平 菩提學院  
因此之故 決先學法 形單影隻 匆匆出發 首途滬濱 再赴天津 轉至北平 受盡苦辛  
受盡苦辛 無怨無尤 事與願違 最感心憂 好事多磨 南北奔波 未料因緣 竟在普陀  
太虛大師 昔日曾言 生平益友 第一昱山 昱山法師 近代耆宿 韜光養晦 人多不識  
昱公與您 似有宿緣 由其引薦 至福泉庵 福泉原名 稱天后宮 清念老人 住持其中  
念老允剃 可謂榮幸 法名印順 外號盛正 蒙剃度已 向師叩謝 即命前去 天童受戒  
翌年春初 到南普陀 考佛學院 遂得入學 此佛學院 號稱閩南 龍象蹴踏 盛名遠傳  
佛學院長 太虛大師 為法奔忙 大醒代理 起初就學 插入甲班 佛教教育 由斯開端  
讀一學期 帶病考畢 精神體力 均不如昔 雖然如是 仍不肯閒 埋頭撰寫 三時教篇  
現代僧伽 刊出此文 不鳴則已 一鳴驚人 大師知悉 歡喜讚歎 同學讀了 另眼相看  
代理院長 極力推薦 至鼓山寺 教佛學院 虛雲和尚 樂予晤面 慈舟律師 欣然相見  
教了半年 返南普陀 春節過後 漸起風波 大醒法師 對您敬信 請教甲班 十二門論  
講一學期 名聲大噪 凡聽講者 莫不稱好 由是因緣 引人起疑 疑您與眾 沆瀣一氣  
突然警覺 不應教學 人多嘴雜 囉囉嗦嗦 於是藉故 堅辭教職 疾返福泉 拜謁恩師  
清公老人 允您所請 住佛頂山 閱大藏經 閱藏期間 意境寂然 身心自在 法喜充滿  
一年半後 心有所屬 急欲研讀 三論章疏 二三年初 擬赴武院 權作參學 以廣知見





時虛大師 駐錫雪竇 先往致敬 以償孺慕 次經上海 復訪金陵 瞻禮棲霞 三論祖庭  
 溯江而上 抵達武院 因天氣熱 僅住半年 研三論疏 成就斐然 諸多見解 尤逾前賢  
 返山不久 接大師函 始知常惺 入主閩院 常惺院長 附箋請託 切盼您能 再去教學  
 為法為人 欣然應諾 三論玄義 發揮特多 教一學期 依舊回山 二五年秋 大藏閱完  
 閱完大藏 智慧如海 大小空有 一切無礙 奉大師命 三離普陀 又到武昌 講三論學  
 二六七七 中日大戰 南京失守 波及武漢 隨難民潮 輾轉西移 先至重慶 再赴北碚  
 縉雲山中 漢藏學院 法尊法舫 不期相見 平凡一生 曾作回憶 稱頌因緣 不可思議  
 新的環境 新的人事 新的思想 新的法義 種種切切 點點滴滴 給您印象 既深且鉅  
 甚少臧否 人非人是 您對尊老 卻常讚譽 於平凡中 亦曾感歎 四川與您 有殊勝緣  
 邂逅尊老 演培續明 思想志業 相互促成 三十四年 抗戰勝利 您與道侶 極思歸計  
 交通不便 苦等半年 千驚萬險 始達西安 西安乃是 佛教聖地 乘坐牛車 到處巡視  
 隋唐偉構 多成廢墟 目睹斯景 感慨繫之 復從西安 路經洛陽 抵開封時 即病在床  
 幸虧同學 淨嚴和尚 悉心照料 漸復健康 幾經耽擱 時間延長 三六正初 才到滬上  
 斯時大師 養痾玉佛 您往拜謁 大師訴苦 您去杭州 看望學子 大師囑帶 梅花數枝  
 萬萬未料 梅花帶到 可歎大師 已圓寂了 大師寂後 同門學友 一致推您 主編全書  
 為報師恩 義不容辭 全心規劃 編輯事宜 此後四年 南下北上 多項理想 均致失望  
 三十八年 國共打仗 再次避難 到了香港 起初半載 三易其居 生活不安 由是可知  
 焚膏繼晷 兀兀窮年 為佛法故 勤勇向前 佛法概論 首先付梓 其他八書 陸續問世  
 四十一年 十件大事 或順或逆 都曾回憶 四二年冬 福嚴落成 專為培育 求法學僧  
 因主善導 節外生枝 以莫須有 被人檢舉 檢查結果 子虛烏有 您卻認為 最大恥辱  
 餘波盪漾 至四六年 漸趨平息 始告安然 四十七年 菲來聘函 飛馬尼拉 廣結法緣  
 信願華藏 二大佛寺 請您榮任 聯合住持 四十八年 慧泰普良 勸您創立 慧日講堂  
 福嚴內修 慧日外弘 自行化他 希由此成 五三年夏 掩關妙雲 生不逢時 感慨良深  
 此後廿年 大筆如椽 撰寫名著 數百萬言 遊心法海 空之探究 編妙雲集 筆耕未休  
 我等切記 您曾有言 生生世世 願來人間 話雖平常 意義深玄 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  
 在平凡中 最後宣說 您有四強 亦有四弱 您今百齡 安詳解脫 只顯其強 未見其弱  
 您的一生 實不平凡 嘉言懿行 萬古流傳 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 為拯苦難 盼您速回  
 速回娑婆 廣度群迷 令諸凡愚 悉證菩提 綴此百偈 聊表心聲 悲哉哀哉 伏維尚饗

# 導師讓我對身為人有信心

——大航法師採訪錄

◎陳美玲整理

六月六日，印順導師從花蓮移靈回新竹福嚴精舍，曾擔任福嚴佛學院第八屆院長的大航法師提到了導師一生的思想給自己的啟發，導師的行誼讓自己感動之處。

## 現實的人間是佛法修行的道場

大航法師認為導師一生思想的特色，是倡導即人成佛的人間佛教，把超乎現實、超乎理性的，一種感性的、強調憧憬的佛教，拉回現實的人間。而以此時此地，現實的人間為佛法修行的道場，他強調：「這是一種平實不花俏的修行風格。」法師說：「導師以為，以現前眾生為念的人間佛教，不是新創的觀念，而是發揚佛教原初的精神。他把漸趨於形式

化、宗教化的佛教，拉回理性的層面，以智為導。」而大航法師以為導師的言談舉止一如他所講，是這樣的平實，導師一生無論是著述、待學生、待教內外的人，都一貫保持平實的作風，導師將佛法落實到這個世界，是人間佛教理念的奉行著，是一位德行高遠的，踏實的修行者。「對我而言，導師所展現的修行典範，讓我覺得修行不是遙不可及的，他讓我對身為人有信心。」

## 導師和藹的態度，慈悲了所有的人

在與導師互動的經驗裡，大航法師提到曾經被推選擔任福嚴佛學院院長，當時



▲ 左起：心定、大航、厚觀、淨耀等法師(法源寺提供)

他覺得自己佛法是初學者，而論輩份，又是年輕的一代，但是有事情與導師接觸時，導師的態度總是和藹可親，「他非常尊重我的想法，如果有建議，也是非常的委婉，而不是命令式的，這讓年輕的我受寵若驚。」法師說導師對人的尊重與關懷展現在他的談吐上，「他和藹的態度，慈悲了所有的人！」而這也是讓他印象深刻，引以學習的。

對導師的辭世，大航法師說：「在感性上的不捨，是難免的，但是我們應該用佛法思惟，依循導師的精神而行。在佛陀時代，佛曾經去忉利天為母說法，回到人間時，弟子們都去迎接他，蓮花色比丘尼

以神通見佛之色身而自認為是見佛的第一人，但佛陀說不是，為什麼呢？因為深觀緣起法的須菩提早已見到佛了，所謂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

大航法師說導師對他的色身是不在乎的，他一生客氣，遺囑交代說三天就要火化了，以免勞動別人。因此，我們不應僅止於懷念色身的導師，而更要依循導師的教導，學習他深入佛法、實踐佛法的精神。



# 導師與我的師徒之緣

## ——慧瑩法師採訪錄

◎釋諦玄整理

來自香港的慧瑩法師今年已有八十七歲的高齡，民國四十八年披剃於導師之座下，也是導師早期弘法時隨堂記錄的聽講筆記高手，半世紀以來深受導師弘化佛法的影響，從導師身上所獲得的法益，是她此世修行的重要資糧。今生能夠親臨導師的座下聽聞法音，就宛如是在旱漠之中尋獲一股源源不斷的活泉，藉此而能增長法

身慧命，這份法乳深恩對她具有十分深重的意義。

慧瑩法師於今年四月三十至五月二日在香港發起「印順導師百歲嵩壽講座系列」，她乍聞導師法體不適，在活動結束之翌日立即從香港奔回台灣靜守於導師身旁。回來台灣一個多月裡，只能默然地看著導師虛弱地躺在病床上，但是她腦海裡所迴盪的仍是導師所教誨的法義。

老法師回憶起自己與導師接觸的因緣，只能說那真是不可思議，可能就是法緣的牽引吧！當年由於文慧法師從四川縉雲山漢藏教理院聽聞導師宣講，帶回了《阿含講要》手抄本（後來改編為現今的《佛法概論》），當時

▲ 香港慧瑩法師（法源寺提供）



的紙質粗劣而且字又小，不清楚的字跡印在粗黃的紙上，必須很用心地看才能辨認。但是慧瑩法師求法的心十分渴仰，於是在香港不停地尋求導師的法寶，看到後來眼睛都衰壞了，仍是不肯罷休。

在那物資匱乏且佛法弘揚尚未普及的年代，想要熏習佛法必須克服重重的阻難。民國三十八年慧瑩法師覺得導師對佛法的體會十分深刻，於是希望能有機會親耳聽聞正法，後來即商請香港東蓮覺苑的院長林楞真居士邀請導師至香港弘法，於是那年導師就在東蓮覺苑講授《中觀論頌》，並從中選取七十個偈頌為主要內容。當時慧瑩法師正任職於佛教青山小學，只能搭程遠途的車當日往返聽講，雖然疲憊些，但仍非常珍惜聽講的機緣。後來為了能專心聽講，因此自己出資請代課老師代職，自己就在東蓮覺苑住下來。如此則可以免除耗時的舟車往返，每天都可親近導師的法益。從這樣為法而能拋卻凡俗塵事的精神，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她對導師的景仰。

爾後，慧瑩法師得知在台灣的善導寺正要邀請導師弘法，於是她又從香港飛來台灣。那時演培法師正擔任善導寺住持，導師應邀從民國四十七年冬開始直至四十

八年的新春，宣講一系列的講座，其主題是「心為一切法的主導者」、「佛教之涅槃觀」及「修身之道」，這些演講的內容都是由慧瑩法師筆記。由於當年她專心地聽講並且嚴謹地將導師說法的內容記錄下來，使得今日我們仍有福份可以同沾法益，這些講稿現今收錄於《學佛三要》及《我之宗教觀》裡。

民國四十八年新春聽完導師弘化的演講之後，慧瑩法師在新竹女眾佛學院住下來（即現今壹同寺），並且剃染於導師座下。法師說她自己從小就住在女眾叢林裡，五歲時開始吃素，八歲皈依，十二歲即進入佛學院，身處於佛學的環境裡耳濡目染，早就該出家了。但是自己一方面顧慮著母親，一方面也是心性未定而猶豫不決，直到了四十歲時才下定決心跟隨導師出家。為了能親近導師，縱然有再多的煩惱，此時，一切世俗的憂擾及掛慮都應該放下。她自己宣稱，那樣的心情就像是「朝聞道，夕死可矣」吧！

那時導師住在福嚴精舍，女眾弟子就安單於壹同寺。如果福嚴有課或是導師有開示，導師會派人下來通知，因此弟子們常常有機會可以熏習到導師的教示。在慧瑩法師聽過那麼多導師的弘化裡，她直爽



地說：「般若最好！導師般若思想講得最好！」

雖然慧瑩法師年事已高，但一談起追隨導師的過程仍是頭腦清晰，宛如那數十多年來的教導猶為昨日。她表示導師將大乘菩薩道做了良好的詮釋，導師從緣起性空的角度闡揚眾生平等，如此一來即是肯定一切眾生都有轉凡成聖的可能性，我們只要肯學、肯改就有出離世俗塵染的希望。因此將我們從消極的人生觀，轉化為積極、樂觀的態度，讓我們學佛人在面對世事考驗時，能建立對未來充滿希望的信心。

導師曾說過：「其實，我沒有盡到對弟子的義務。」但是在弟子們的心目中，他老人家的身行即是典範，字裡行間的教

示即是提攜。導師以利他的精神誨諭弟子們「不忍眾生苦」，以為佛法住世的精神教誡弟子們「不忍聖教衰」。慧瑩法師說：「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他自己都做到了！他就是用這樣的身教及言教來教導我們。」

雖然導師已捨報圓寂，弟子們難掩心中的不捨，但慧瑩法師仍是平靜地表示：「他會再來的！他說要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度化，他會再來的！」是啊！導師的法音對弟子而言猶如一股甘泉，這份法乳的甘泉將會源源不絕，我們深信：導師一定會再來的！





# 弟子對導師的追思讚頌

◎釋慧璉敬撰

吾師之生，值彼清季，西力東漸，國祚衰危；教亦陵夷，正法昏昧。師乃乘運降世，誕於浙江海寧。幼即聰睿，穎悟異常；體雖羸弱，心實清明。弱冠奮厲，嚮慕塵外。年二十五，投普陀清念上人座下，剃染為僧。師博聞強記，宿慧天成，自茲而後，鉤深探賾，味道研幾；佛院執教，佛頂閱藏，遊心法海，幽贊微言。性自貞默，如彼竹柏，亭亭獨秀，陽春和寡。日軍侵華，國步惟艱，師雖顛沛造次，然講席不輟，著述未已。曩昔入蜀，身窮志達，學友共硯，探究空義，忘彼身病，心安自樂。斯時也，師尋根探源，深悟妙法；景行龍樹，遠紹釋迦；三藏四含，大小二乘，抉擇爬梳，領括樞要，其學可謂成矣。迨國府撤台，師亦擁錫渡海，諸生相隨，雲集來從。斯土佛教，水乳不分，師哀大道之不彰，悲眾生之迷途，遂擎法炬，照此重昏。曜慧日於市朝，澤被帛倫；闢福嚴於靜處，祇園多士。爾後，妙雲掩關，有折翮之嘆；南洋

布教，慧水流於彼。師雖屢嬰疾病，然安於法喜，撰述之勤，古今罕見。晚年蟄居台中，不與教務。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二眾弟子，望德如歸。妙雲華雨，惠世良深，諸部巨著，曠代難遇。建正法幢，光前照後，提智慧劍，摧邪降魔。功業既偉，克享遐齡，孤標萬世，獨步震旦，中土佛教，千載僅見，誠百代之楷模，千年之導師。慟於夏四月廿八日示寂於花蓮慈濟，梁壞哲萎，日隱舟沉，近識悲悼，遠人傷情。德音逝矣，誰復教吾？法籍長存，可堪憑藉。暗室猶昏，火宅方苦，吾等弟子，翹首企踵，冀盼再來，願慈雲又蔭，慧日重光。忍悲顧望，不勝歎歎，嗚呼哀哉！



# 「人間佛教與現代社會」 佛法講座

◆釋海全

平日吸引了不少市民或遊客的香港科學館，這幾天同樣地人山人海，但來的人不是為了認識科學的奧秘，也不是為了觀光而來，而是為了參與「印順導師百歲嵩壽佛法講座系列——人間佛教與現代社會」，從十方而來求法的四眾弟子。

這一次講座，應邀出席的講者，除了特地從美國蒞臨的「仁」俊長老，還有從世界各地到來的大德高僧，計有宏印法師、厚宗法師、繼程法師、厚觀法師、呂勝強居士及莊春江居士，加上已在本地熱心弘法的法光法師、淨因法師及衍空法師，單是講者的陣容，已經可以說是海會雲來，齊集香江。大會除了安排單向說法式的演講外，更邀請了社會各階層的名人雅士及不同的佛教團體，與講者進行雙向的對話、交流。這樣陣容鼎盛、人才濟濟的講座，當然極具吸引力，難怪入場券轉瞬間已派發完畢。這麼盛大的一個法會，籌辦單位不少，分別是跟導師有深厚因緣的印順導師基金會、妙華佛學會和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還有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及《溫暖人間》佛教雙周刊等。所以，不管是講者、嘉賓與籌辦單位的陣容，這次講座在香港佛教界可謂是史無前例。這一切，除了說因緣不可思議以外，更不得



▲ 大合照(溫暖人間提供)

不令人讚嘆、敬仰講座的中心人物——<sup>上</sup>印<sup>下</sup>順導師。

首天，由大會的榮譽主席仁俊長老、主席淨因法師和慧瑩長老尼，連同主禮嘉賓覺光長老、高永霄居士、潘宗光教授等，主持開幕儀式，為這次希有難得的法會揭開序幕。儀式圓滿結束，講座隨即開始，分別以三天進行，每天安排了三場講座與對話，以下摘錄了部份精彩的內容，讓大家一同共沾法喜。

淨因法師宣講的是〈人間佛教：古今一味的佛法——印順導師的超宗派立場對現代佛教之意義〉，法師一向以詞鋒銳利、辯才無礙見稱，深受信眾、學生所讚嘆，這一次亦不例外，他說：佛教就是一味——解脫味，不管任何時代、任何宗派，都是解決人的問題，讓人離苦得樂，解脫自在，所以人間佛教亦如是，同是解脫味。不要誤會，超宗派不是沒有宗派，而是說不會執著一宗。好比有些人說人間佛教，只會想到太虛大師與印順導師的人間佛教，以前的人就不是人間佛教，這是錯的！因為只要佛教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他就是人間佛教，我們不可以把人間佛教固定化了。正如原始佛教是以人為本，教人解脫；大乘佛教的龍樹菩薩，亦是以人為本，勸修菩薩道而成佛，乃至中國佛教的慧能大師，現時在西方弘法的一行禪師等等，都是人間佛教。因此，我們不要把人間佛教變得固定、狹窄。



衍空法師的講題是〈印順導師求真熱誠的啟示〉，法師是一位幽默風趣、熱忱弘法的人才，這是眾所周知，但原來法師尋法的路，也曾處於「摸不清佛法是甚麼」的情況，當時巧遇導師的《成佛之道》，得以掌握整體佛法的脈絡。研讀《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之時，令自己嚮往大乘佛教的宗教情操，得到有力的支持。由於法師好樂空的思想，當讀至《空之探究》之時，導師清晰地勾劃出每個時代，對「空」不同的詮釋，他說：「這是導師看藏經的功力、洞察力，與宗教熱誠。我很感謝導師，假如只靠自己摸索，必然是困難得多。」當時，法師禁不住向遠在台灣的印順導師頂禮三拜！最後，法師總結：「印順導師當時處於教難的時代，仍能堅持尋真的信念與熱誠，是值得我們學習。」

繼程法師一直以推行禪修活動為主要弘法工作，這一次也是講述有關禪修的課題——〈禪修要義〉。法師強調修行是要目的清楚，次第分明，好比我們修行是為了解脫，

所以修慧為主，修定為輔，但次第來說，則是修止為先，修觀為後，最後修證成就，定慧不二。而整個過程，都要以佛法的知見去引導。末了，他說：導師能夠一整天，乃至閉關之時，一字一字地閱讀藏經，並找出其中義理與要點，如最近導師的《大智度論筆記》出來了，大家發現確是幫助太大了，這些身心的運作，沒有相當定力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先修定，再把聞思的知見融入定中，但導師是以聞思作為定的所緣，即以慧為本的禪定，換句話說，當下就是定慧融會一起。

法光法師學問淵博，專精研究阿毗達磨，與大家探究的講題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順導師對華籍弟子佛學研究的啟迪〉。開首，法師指出現代學者研究佛法的種種弊端，如：日本學者

▲ 大會結緣處(慈濟香港分會提供)



▲ 厚觀法師開示(慈濟香港分會提供)

只著重語言形式，沒顧慮到佛教思想和歷史發展的前後相關性。一位翻譯《大乘起信論》的西方傳教士，竟然把「如來」視為「基督教的救世主」，又把「真如」譯為「真模型」（即是上帝）。法師談論「以三法印研究佛法」時，著重說明

「涅槃寂靜」，他強調研究者必須牢牢地記

著：研究唯一目的與動機是要以佛法自利利他，而最終

能圓滿正覺。真正的佛子，必須「學佛而佛學」，把研究作為修行，在研究的當下盡己所能去實踐佛法甚至觸證真實！因此，若能如此以「涅槃寂靜」為究極理想，則致力研究者絕對無須向任何人道歉、無須作任何的辯解！這番話對於「重知識型」的學人，相信是極大的鼓舞。法師結語時，再一次讚揚導師：如果沒有像導師那樣的天賦、那樣的「重知識型」而立足於信願的「以佛法研究佛法」，相信今天的許多中華佛子也許不能找回佛法的核心義趣。

最後一場，是導師的弟子，亦是現任福嚴佛學院院長厚觀法師，講述古今佛教的大論題—〈「解脫道」與「菩薩道」〉。法師以發心、修道與證果三方面，去分析「解脫道」與「菩薩道」的異同，其中獨到精闢的內容實在是太多了，如：解脫道的三學，重點在「增上」二字，代表三學是環環相扣，最後才能達到解脫，否則光是停留在戒條或定境中，永遠無法解脫。又探討「解脫越快是否代表越精進」，答案是否定！原因在於修狹小道的聲聞人只重在自己，所以較快得解脫；而修廣大道的大乘菩薩，他不但自己得解脫，還要花很長的時間，以大悲心度化眾生，所以，菩薩才是真精進。

除了引經據典地論說一番，法師也談到一些與導師的因緣，他說：我受戒時，曾請問導師：「如何得戒？如何學戒？如何持戒？」導師的開示非常好，讓我掌握到往後學

戒的重要方向。對於得戒與持戒，導師說：「真正的得戒，不能與持戒打成兩截，因為假如不能持戒，何來防非止惡的戒體呢？」對於學戒與持戒，導師說：「戒條很多，有人著重細節，有人認為不合時宜則可變通。不過，大體上出家戒可分成三種戒律儀：(1)道德規範，(2)生活規定，(3)僧團公約。」又以道德規範與能否解脫最有關係。

另外，導師於福嚴精舍的山門提的一首對聯，亦被法師引用：上聯是「即人成佛，佛在人間，人佛一如真法界」，下聯是「因智興悲，悲依智導，智悲無礙大菩提」。導師的意思，是提醒我們：悲要有智慧來引導，讓慈悲不斷地昇華，由眾生緣的慈悲提升到法緣的慈悲，最後更提升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這場講座的結語，亦深具醒世作用：印順導師提倡「人菩薩行」，主張以人身直行菩薩道，歸納起來，有三點是特別值得我們效法學習的：(1)「忘己為人」：發菩提心，利益眾生；(2)「盡其在我」：強調自力，淡化他力；(3)「任重道遠」：發長遠心，不求急證涅槃。

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場又一場的講座此起彼落，沐浴在清淨法水之中，不自覺地已到了總結的時刻。厚觀法師說：台灣不是沒有類似的講座，但很少安排一天三場的講座，有的話也不會晚上十時才結束，我相信義工們一定非常辛苦。導師曾說，佛法有個人的，也有大眾的，在不同時代，大眾的佛法有興有衰。縱然如此，我們生於佛法衰壞之時，也不可以此作為自己懈怠的藉口，難道自己生於佛世，就一定可以解脫嗎？導師依據《遺教經》所說，只要有佛弟子敬法、學法、研法、依法而行和弘揚正法，正法就

▼ 第一場座談會(慈濟香港分會提供)







能久住。導師說整體的佛教由三部份組成：(1)道業，指以佛教的特質——「解脫」與「成佛」為目標，踏實修行的佛弟子。(2)學業，指研究經教的佛弟子。(3)事業，指進行教育、救濟、慈善工作的佛弟子。這三者，缺一不可，因此不要互相批評。我們要知道，即使導師提倡人間佛教的思想，影響非常的廣，但主要還是看我們如何去弘揚，因此正法能否久住，就看我們了！

淨因法師的閉幕詞中，說這次講座很成功，講題多樣化，講者各有特色，而且各講者很珍惜這個互相觀摩的機會，儘管不是他自己講，他都出席講座。對於主辦單位，法師大力讚揚他們的合作無間，勉勵大家，佛教就是要團結，才能辦更多的事。另外，法師眼見佛教這麼多僧才，便即席提出組織一個弘法團，由仁俊長老帶領，聽眾聞之，馬上熱烈鼓掌。大會的壓軸，由仁俊長老對四眾弟子開示，勉勵大家要一同為佛教、為眾生。不得不提，長老雖然年事已高，但卻連續三天，全程出席每一場演講，長老對法的尊敬，對後學的慈悲加持，令每位佛弟子由衷地讚嘆與感恩。

最後，全體一同唱頌「讚仰三寶之歌」，並由慈濟表演手語，整個演講廳，滿是柔和但有力的歌聲，微弱但充滿希望的燭光，佛弟子的那份「為佛教、為眾生」的宗教情操，深深的從心底流露，互相交融，互相提昇。講座就在這莊嚴肅穆，眾人都捨不得離場之下圓滿結束。

※ 所有現場的講義，盡錄於<http://www.mysf.org/~talk2005>。

## 超定法師簡介

釋超定，這個法名已使用了半個世紀。十六歲進入靈隱佛學院，三年畢業，繼續來福嚴學舍進修。服完兩年兵役，再度回到僧團，在臺南開元寺掛單。承蒙剃度恩師的器重與提攜，得以參與該寺所辦佛學書院教務，教學相長，獲益匪淺。民國五十八年秋赴香港能仁學院，專修社會教育課程；課餘兼任《內明雜誌》編輯工作。六十三年，遊化越南、泰國、新加坡，參訪諸善知識。翌年，應美國佛學研究會之邀，從寶島飛往新大陸紐約，在光明寺親近壽冶老和尚兩年。六十七年自創茅蓬精舍，自修之餘，隨緣講學，領眾薰修，一直到今天。

世間無常，往事如煙。修持之要，正念分明，活在當下，對過去無所顧戀，未來無所期待，謹守出家本份，隨緣延歲月——「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正在編寫本寺春季課程講義，忽接《福嚴會訊》編輯法師傳真一紙，囑作一篇短文，俾便刊登於校友簡介一欄。此刻我不能再讓腦袋空白，不思善不思惡的無念行。坐下來靜

靜回憶起四十多年的前塵影事，靈隱與福嚴的學僧生活。

在我五十年的出家生涯，最值得懷念、珍惜、影響後半生的，便是寶島風城六年的時光。我出家於經懺道場，做沙彌的時代，開始學習敲打唱念，應用的花鼓、花板都學會了。佛學院的法師，上自印公導師、續公、演公、仁公都不讚成學僧趕經懺。不過在青草湖畔三年，主辦的常住，經濟收入還是不離經懺。每年春季、秋季定期法會，禮拜梁皇法會，全體學僧必須參加。臺灣本省的經懺，讚頌、拜佛號都要敲花板；我所學的那一套，竟然派上用場。現實的環境如此，所以至今我並不激烈反對經懺佛事，為了道場的維持，成就住眾修行；而非為個人積蓄財富，情非得已，當做接引眾生的方便吧！



靈隱三年後，教務主任兼副院長續明法師，把我們這班沙彌，帶到福嚴精舍。早期的精舍，住眾都是具備自我進修，專題研究，能說能寫的青年才俊；這些法師都是為親近印公導師，深入三藏而來。經過多年來的精進，精舍住眾都成為法門龍象，弘化一方去了。續明法師繼導師後接任住持，改名「學舍」，既不同過去專門研究的「精舍」，也不是以後的「佛學院」。今日福嚴佛學院，初期是太虛佛學院的延續；一屆畢業，即告中斷，而後改辦女眾佛學院；經歷幾屆又恢復專收男眾。這是福嚴的傳統，可貴的家風！真華長老的悲智願行，對福嚴佛學院而言，無論是硬體的重建，或實質的文教發揚，真是勞苦功高了。

福嚴學舍，學僧大約二十名，不收女眾，但上課准許她們來旁聽。授課法師，舍長續公而外，演培法師、仁俊法師、幻生法師，都是專業的教授。佛學與國文是必修科，英文開了一學期即叫停，因為事倍功半，且拖垮正科的成績。以上諸大法師，仁公是導師門下碩果僅存的一位，老而彌堅，精進不已；其他，續公於民國五五年示寂印度，演公於八八年圓寂獅城，幻公也於前年在美國幻滅了。我們這班同

學，踏出學舍大門後，各奔前程，天涯海角，分散四方。如今，走的走，病的病，老的老；活著而健康，能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者，已經寥寥無幾。自愧福緣不足，成就有限，但也算是「學舍」出身幸運之一。年逾耳順，腦筋清楚，正念現前，尚能講說書寫。每年應邀仁公主辦的「佛法渡假營」，定期為導師基金會的《正覺之音》，報告讀書心得，還到處廣結法緣。這都是「靈隱」與「福嚴」的宏恩大德所賜，令人無盡的感恩！

最後，謹在此表達個人的心聲：福嚴！福嚴！福德莊嚴的學團。至深感念導師的慧眼獨具，高瞻遠矚，開導來此進修的學人，修慧的同時不忘修福。福德因緣太需要了，不論為自求解脫，抑或利他的菩薩道，缺乏福緣，做什麼都難免障礙重重；處世為人，時時處處充滿無奈、無力之感！我的志願在於文化教育，惜以福薄障深，無大成果；惟願不斷培植善根福德因緣，念念不忘正覺之音，從淨己與化他中，以達成修學佛法的目標！




## 仁宣法師簡介

釋仁宣，俗名鄭美英，民國五十四年生於高雄縣的旗山。家中有六個兄弟姐妹，在家排行老么。

出家似乎是個意外，因為在印象中，小時候並沒見過出家人，家裡所拜的也只是一般民間信仰的神。還記得有一次家裡在拜天公，母親要我幫忙，而我卻笨手笨腳的什麼都不會，於是母親就罵我：「連拜都不會拜，看你以後怎麼辦。」我回答她說：「我又不出家，不會拜有什麼關係！」然而因緣還果真是不可思議，我竟然選擇了一條從未曾想過的路。

我常說：「我的童年是黑白的，直到出家後我的人生才變成彩色的。」雖然，我的父母沒有帶著我認識「佛」，但在我跟他們結緣為眷屬時，卻不斷的在示現佛陀所宣講的教法——「無常」、「苦」，讓我在現實的生活中去體會與承受。

朋友們都說我有福報，我也覺得我真的很有福報，怎麼說呢？第一是今生能出家修行，第二是能依止我的上人出家。這就是我此生最大的福報。



在我出家前，對於佛教可以說是不知道的。我的學佛因緣是在我父母往生後才開始。母親往生後，我暫住在一位阿姨家，阿姨是位虔誠的佛教徒，所以常帶著我去聽經。母親當時剛往生，原本還一心想完成母親的心願——考上法院書記官，所以成天總是在啃法條。直到有一次，阿姨又帶我去聽經，當時聽到一句「人間富貴花間露，世上功名海上漚」，一語驚醒夢中人，於是問自己，到底在追求的是什麼？回去後將書架上的法律書籍全換上佛經，因此展開我的修行生涯。

當時和阿姨的女兒每逢假日，便四處去探訪寺院，寺裡的師父見我們都是年輕人，總是對我們很好，且極力想度我們出

家，當時心裏總想著：「出家，很好，但至少是我五十歲以後的事。」後來有位師父告訴我們說：「出家可以去念佛學院。」乍聽之下，整個心都活了起來。因為我的求學生涯總是充滿阻礙，因此，一聽到能讀書就充滿了期待和渴望。後來有位師姊見我既年輕又想讀佛學院，於是帶我去參訪我的上人。初次見到師父時，那種既威嚴又親切的感覺震攝了我，寺院是那麼的清淨，那麼溫暖，我像孤雁覓得窩般的感動與安穩。從此，生命的缺憾受到了補償。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被關懷的感覺，也沒有關懷別人的經驗，在學佛出家後，慢慢地獲得，也慢慢的釋放，乾枯的心靈得到師長法水滋潤而得以重生，那是生命的再造與重組。這難道不是我的福報嗎？

沒多久，我出家了！（沒等到五十歲）也如願以償的上了佛學院。三年的學院生活讓我學習了很多，雖然我很喜歡讀書，但卻不是個會讀書的人。因為資質愚鈍，雖預一探浩翰法海，但卻不具慧眼，所以常自覺障深慧弱，難有所成。

父母給了我生命，但師長卻灌注了我的慧命。在畢業後，師父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開辦兒童佛學營，也因此讓

我體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因為出家前的我沉默寡言，不懂得笑是什麼，人生一片灰白。出家後，受到法水的滋潤，慢慢的蛻變。師長就像大樹般，讓一棵原本在野地裏四處攀爬的藤蔓，得以依附在他身上，而往上窺見更高更遠的天際。

以前總想著：我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機會，在學佛的生涯中有所成就。然而，仔細思量什麼是最好的因緣和機會？而什麼才是所謂的成就呢？我想那就是讓週遭每一個和我有緣的人，能因為我的存在而感到安心和快樂，這就是我的成就；珍惜當下的每一個因緣，就是我最好的因緣。但願我是佛陀的「樁腳」，也是每個人的「樁腳」，這是我現階段所要做和學習的。



## ❀ 福嚴93年度下學期大事記 ❀

- 1/11 越南富山寺通正法師，蒞臨學院參訪3天。(1月11~13日)
- 1/12 開會討論《福嚴佛學院2006年畢業特刊》及《福嚴佛學研究》、相片、VCD的製作。
- 1/20 「泰國華宗大尊長」清萊沙彌佛學院主持仁得法師蒞臨學院參訪。
- 1/22 1、壹同寺如琳法師帶領信眾至學院供眾。  
2、舉行福嚴佛學院九十三學年上學期結業式。
- 1/23 寒假開始。
- 1/31 糾察法師(海正法師)父親告別式，院長與部份師生參加。
- 2/20 寒假假期結束，學院報到。
- 2/22 學務長帶領37位師生至新竹蓮香緣應供。
- 2/23 開學念佛三天，由厚觀院長主持。
- 2/26 2月26日至2月27日，十八位同學參加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第四次「佛教經論介紹」密集演講。
- 2/28 1、九十三學年度下學期始業式。  
2、新開「佛教藝術」課程，大一有16人、大三9人選修。  
3、早上放映九二一大地震紀錄片「生命」。
- 3/08 福嚴推廣教育班第九期課程開始上課。本期課程：厚觀院長，《空之探究》(第三章)；淨照法師，《成佛之道》(第四章)；開尊法師，「戒學概要」。
- 3/18 學院舉行大悲懺共修法會。
- 3/19 澳洲華藏寺藏慧法師帶領20餘位居士參訪學院。
- 4/02 慈濟大學慧海佛學社等三校同學6男5女參訪學院二天。男眾掛單本學院，女眾掛單於壹同寺。
- 4/05 上午清明法會。
- 4/10 導師因心包膜積水，發高燒，住進花蓮慈濟醫院。
- 4/19 學院舉行金剛法會。
- 4/20 1、印公導師百歲嵩壽，真華長老、厚觀院長皆至花蓮靜思堂為導師祝壽。  
2、下午，學務長與18位師生至慈濟新店醫院參加導師「法影一世紀」開幕，並參觀新醫院。  
3、大甲永光寺禪悟法師，帶領新加坡12位女居士參訪學院。
- 4/26 導師因血壓急速下降，醫師乃緊急為導師作心包膜之積水導引手術。手術本身非常成功，可是，對一位百歲老人而言，體力也是一大負擔，自此之後，身體日漸虛弱。
- 4/28 學務長與5位師生至新竹榮民之家，舉辦超渡法會。



- 4/29 厚觀院長應邀至香港參加「印順導師百歲嵩壽佛法講座系列——人間佛教與現代社會」（4/30～5/2三天）此會議是由香港印順導師基金會、妙華佛學會和佛教慈濟基金會香港分會等合辦。厚觀院長的講題是「解脫道與菩薩道」。為方便香港聽眾理解演講內容，福嚴畢業同學海全法師、定賢法師、祖仁法師都發心到會場幫忙即席口譯，將普通話（國語）翻譯為廣東話。
- 5/02 5/2～5/4戶外參學三天。
- 5/06 慧天長老來學院開示，題目：「敬慎入道，堅忍成道，感恩惜福。」
- 5/12 1、5/12～5/14禪修三天，由開恩法師指導。  
2、厚觀院長應邀至慈濟大學演講，講題是「從十善道談菩薩的戒行」。
- 5/15 佛誕日，有三十位同學至法源寺參加園遊會。
- 6/02 厚觀院長與法源寺、新竹市佛青會等單位於福嚴推廣教育班討論「風城法音」網站改版事宜。
- 6/04 導師於上午十時零七分，在花蓮慈濟醫院安詳示寂，世壽一百零一歲，僧臘七十五載，戒臘七十四夏。
- 6/06 導師法體從花蓮慈濟追思堂移靈，下午四時抵達學院，福嚴師生及教界縑素二眾一千多人迎靈接駕。佛光山心定和尚等人亦趕來參加。
- 6/07 導師法體於福嚴精舍開放大眾瞻禮，諸山長老、法師、信眾絡繹不絕。並每天從早到晚念誦「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佛號及《無常經》。
- 6/09 陳水扁總統致贈導師「褒揚令」，以示政府崇念耆賢之至意。
- 6/10 1、陳水扁總統在總統府游錫堃秘書長陪同下蒞臨本院，向導師蓮位上香致意。此外，行政院謝長廷院長、內政部蘇嘉全部長、葉菊蘭資政、內政部民政司黃麗馨司長、宗教科黃慶生科長、台北市馬英九市長等亦前來本院致祭，瞻仰導師遺容。  
2、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良長老、香港佛教總會會長覺光長老、超塵長老、新加坡隆根長老、菲律賓自立長老、唯慈長老等前來本院向導師上香致祭，瞻仰遺容。  
3、下午三時舉行入殮封棺，由真華長老主持。
- 6/11 1、上午六點舉行灑淨、移靈儀式（從福嚴精舍至新竹慈濟香山聯絡處）。  
2、上午08：00追思讚頌典禮，由仁俊、真華、印海三位長老主法。世界華僧會會長淨心長老、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淨良長老、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一誠長老、香港佛教總會會長覺光長老等諸山長老代表致詞，表達對導師的崇敬與追思。福嚴精舍早年學眾妙峰長老、晴虛長老、如悟法師、本覺法師、傳燈法師、澳洲藏慧法師等，也都趕來參加。

- 6/11 3、上午10：00公祭。世界僧伽會會長了中長老、各佛教會、佛教寺院、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董事長菩提比丘，佛光山心培和尚，法鼓山、日本立正大學前佛教學部長三友健容教授、新竹市市長林政則先生、新竹縣縣長鄭永金先生、台北市副市長葉金川先生等都蒞臨參加公祭。
- 4、下午15：00起龕（從慈濟香山聯絡處至獅頭山勸化堂火葬場）。
- 5、下午17：30茶毗大典。
- 6、晚上23：00院長、學務長等迎請導師靈骨舍利回福嚴。
- 6/12 上午09：00奉安導師靈骨舍利於福慧塔院，由真華長老主持。
- 6/13 淨照法師、齋因法師、傳妙法師、祖蓮法師至壹同寺，參加壹同女眾佛學院第二屆畢業歡送會及謝師宴。
- 6/17 消防演練。
- 6/19 插班考。
- 7/01 院內論文發表會：
- 1、海隆法師：《大智度論》中菩薩與聲聞之斷煩惱。講評老師：厚觀院長。
- 2、海順法師：初探《瑜伽師地論》「聲聞地」之修定資糧。講評老師：齋因法師。
- 7/03 九十三學年下學期結業式暨第二屆研究所畢業典禮。
- 7/04 寒假開始。





# 導師給楊伯耀居士的信

印順導師：

法安。

很抱歉，弟子對於《佛法概論》中有關「定」的問題，還有些許疑惑，祈望法師若有閒暇，慈悲開示，望不會造成師父身心的不適：

一、慧解脫阿羅漢，引發勝義慧，得解脫後，是否即需丟棄禪定？或是只要有些許的禪定即可，而無需深入禪定？

二、既然「依定發慧，所依的定不必極深的」那麼大乘七地以上的菩薩及佛為何要深入禪定呢？

三、「等到悲心悲事的資糧充足，這才轉向自心淨化，修定發慧」（《佛法概論》中「依六度圓滿三心」）上述這句話的意涵和弟子從：

A、《集實相法經》：「心住等持則能如量現證實相，見實相已，菩薩則於一切有情油然而生起大慈悲心。」

B、《莊嚴經論》：「依禪定力，則能置一切眾生於菩提」。

二語中讀到的意涵完全相抵觸（一是說：禪定能礙悲心，而一卻說：禪定能助大悲心的生起及功德的易於成辦且更殊勝），上二者的抵觸、矛盾又作何解釋呢？又若不發定慧、不斷生死無明，何能保證生生世世皆能存悲心行悲事，而不會造業輪迴呢？

四、《佛法概論》中說：「非鄙視現實生活，而傾向於內心的理想生活，則不能得定」，那麼無漏定或正定的修得也要鄙視現實生活，傾向內心的理想生活才能成就嗎？

順祈身心安康

末學弟子楊伯耀敬上 86年8月19日



伯耀居士法鑒：

《佛法概論》前十八章，都是依阿含經、律而說，後二章，大部分依大乘經論說。

- 1、阿羅漢有慧解脫與俱解脫二類，定力有淺深，依勝義觀慧而證入，得解脫，是相同的。證得解脫後，已得的未到定（或名欲界定），是已得的，何必丟棄？
- 2、阿羅漢有定力淺而解脫的，大乘菩薩上求佛道（一切圓滿），下化眾生當然要深入的。
- 3、菩薩從初發心到證入，一般說要經一無數大僧祇劫。如悲心悲事不足，急於從定發慧，求證無生，那是折翅鳥一樣，會下墮的，也就是墮入二乘，不再是菩薩了。如歷劫修行悲心悲事，等到「心住等持，則能如量現證實相，…油然生起大慈悲」了。菩薩要廣度眾生，不能單憑慧證，「依禪定力才能引發神通」，引導眾生生於菩提。來函即引A、B二經論，是現證實相以後的菩薩道；我不為大菩薩說，為初心菩薩說，所以看來有些矛盾了。如「斷生死無明」，那是大菩薩，你擔心「不斷生死無明」，未必能「生生世世皆能存悲心悲事，而不會造業輪迴呢」？你不知《阿含經》還說：「若人於世間，正見增上者，雖歷百千生，終不墮惡趣」。大乘經論說：如發菩提心，因一時過失而墮落，也會迅速的從惡趣出來。總之我所讀所解的大乘法，不是急功近利，趕快了生死的。
- 4、修禪定，要離五蓋，第一就是貪欲。聲聞法中每說「厭、離欲、滅」，所以發心修聲聞行，急求了生死的，一定要發「厭離心」（大乘是「菩提心」），如不能於現實生活而生厭離，繫念專注於一心，是不能定的。如得些定境，也是邪定、味定，反而害了自己。

專復即請法安

印順合十 八、二十三（86年）

# 決定未來的九年修學

◎研三畢業生·釋開仁

## 【一】

在踏入「福嚴」的那一刻起，我已決定了自己出家的路。未出家前，對於僧眾的清淨形象，尤為仰慕，也望塵莫及。當親睹性梵長老的捨報，在一片祥和的念佛中，夢死一番的體會，終於在就讀滿一載時，擠入僧海的行列。

「福嚴」讓自己在學佛路上，歷經了居士、沙彌與比丘的身份，這三種身份的心境感受，對自己而言，說成長確實是成長了，但要說是磨練又何嘗不就猶如熔爐煉鋼呢？九年當中，苦樂參半，然而對於學法的熱忱，始終如一。在自己平凡的心中，沒有畢業的一天，因為學習是人天師範的天職，是延續慧命的任務。

而最大的收穫又是什麼？我想，除了自利，同時也為利他。自利，絕非自私，它以聖道涅槃為標的，排除層層考驗，一心精進求聞思修證。利他，又並非空花水月貪染世俗，實為佛教、眾生而奉獻生命，從付出中消弭自我，以不放逸警覺無常。

九年前，報考「福嚴」被錄取後，我在書桌上寫下導師提醒學子的「為法而來，非為床座」，這是《般若經》中薩陀波耨菩薩的精進形象，是菩薩捨己為人的境界。在獨自適應環境的過程中，以一句「心有所求就是苦」平伏了驚濤駭浪般的思鄉情愁，同時也讓心安置於法義的探討上，而大航院長的「何處無是非」更敲醒自己安住學院的信心。學習善用時間的技巧，汲取開闊視野的精華，靈活的思維也打開了智慧之窗，從光芒中看清自己微乎其微的知識，果敢的決定此生遊於法海，但願在佛菩薩的慈悲攝受下，開啟那「任重致遠」的古道熱腸。

福嚴精舍

## 【二】

佛法的學習與其他領域不同，它強調越學越要如熟透了的稻穗；由於我法二執的堅固，凡夫除了要積極解脫嫉惡如仇的心理，同時也應避免擇善固執的頑固。解脫的胸懷，只有正念正知，它的所緣只留下聖道與眾生，這就是為何世尊覺悟後毅然奮不顧身的弘化人間，直至捨報的最後一刻，終不放棄說法利人。

初級部的三年，我找到了自己研究的興趣，從多位師長活潑生動的雙向教學中，領悟了自發性的修學心態，更築起了啟發後學的悲懷。未抵台灣前，我曾在國小執教三年，對以身作則何其深刻，對開發孩子的學習動力又何其嚮往；即使側身在受教育的環境，也念念不忘在課堂上吸收老師的經驗，更不放棄觀摩教學過程的授課技巧，志在讓自己逐步地成長茁壯。

高級部的三年，明顯的跨越了從前直線的思維模式，也多少摸得著由點成線的成熟戰略。當然這項進展，前提還是要有好樂閱讀經論的動源，要耐住性子一本一本的讀，知識豐富了、橫向廣度的思維也同時建立了，這一點也僥倖不得，一步一腳印的耕耘，才清楚走過的足下痕跡。學習的科目以自己興趣的來選定，從來不當旁聽生，每一科都有始有終。所以，能力範圍內的學科，學起來不會勉強，反而主動的要求師長提昇自己。學習，最忌諱以少為足，更禁絕混水摸魚的虛偽，因為這與佛法光明正大、頂天立地的胸襟不同，只求瞞天過海，縱使得到讚美與稱譽，又如何？還不是會在孤獨時追悔不已，或悔不當初。時光易逝，生命有限，選擇出家就該看破這些，捫心自問但求對得起三寶、父母與眾生，一切已足矣！

## 【三】

人事問題，讓自己看清楚團體與個人的角色；如何安住本份？又如何與人互動？這已成為書本以外的必學科目。記得當初純粹以學生的身份在作沈默的抗衡時，才開始感悟到師長的難為；也由此開始，不斷的在改變自我和提昇品格，跳脫出下對上的界線，主動請求付出自己、配合大眾。

初級部三年，我從當學弟的身份，學習了許多完全配合的態度；高級部三年，下有學弟、上有學長的中間身份，正視了經驗傳承的重要，其中只要有人不夠認真，有些經驗就



會斷層。研究所三年，可以說不需要再為人事操心了，因為這種領域的學習，是自我要求的頂點——品德與道業的平衡。

有人為了人事而離開團體，也有人在團體中迷失自己；要達到動靜自在的超越，又不得不在團體中磨練，既要突破自己的習氣，在大眾中動時則動，全心配合；靜時則安住於法，有恆心的不斷前進。

反省力弱的人，不自覺的容易養成自私自大，煩惱無法在清淨僧團中逐漸的消除，反而再三的讓舊習現行，卻又無正念正知的讓它回熏，週而復始的一錯再錯，直到被淘汰為止。世尊乃自覺覺人的現實偉人，我們不從這裡學，又還要到那裡找更圓滿的真理呢？

團體生活雖然難免為人事所擾，不過，在培福養性的條件下，依然有著無法抹煞的價值。莫要求環境來適應個人，應該要求調整自我而融入大眾。修福和修慧，本來就是可以並行推進的。

#### 【四】

九年的修學，終究要告一段落。要怎麼走下去，智者自會思量；千萬莫為人活，也不必捨近求遠；因緣成熟，該做什麼就要全力以赴，不待時節，隨分契證無生法性，同時更不忘為正法的久住而奉獻生命。

最後，感恩師長的法乳深恩，祝福畢業的同學們前程光明，當然也更希望學弟們為正法、為眾生而繼續精進。





◎釋海全

## 走在雲霧煙雨間

今天收到老同學的邀稿，正好給我一個機會回顧校內、校外的修學歷程。回首一看，走過的路，有得有失，正如現時大嶼山的春天，雲霧片片，煙雨重重…。

福嚴的修學經驗，對我出家的路，無疑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最明顯是基礎法義及研究方法，再來是對出家人的定位，乃至修行的應有態度，這些都為我未來的路，打了很好的基礎。特別是導師的著作，猶如現代的指月錄，給我不可算數的啟發。所以，對導師的指引、院長的栽培、老師的教導及職事的護持，我是常懷感恩之心。

照理來說，這樣好的培養訓練，踏出校門應是「前途光明，大有作為」才對的，但傳來的消息，卻不全都是那麼理想，特別是某些在學院優秀的學僧，怎麼都見不到了？每當一些負面消息傳來之時，遠方的我都會不明所以，甚至若有所失。近日多看了佛教的情況，我終於明白一二了。

一般而言，畢業後的同學不少都想靜修，不管是經教上的——把多年聽下來的東西加以消化、整理，進而深入一番；或修行上的提昇——希望把聽來的修行方法，去實踐，去體驗古來大德的『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之境界。可是，大部份的常住，都少能成就這些「夢想」。於是有些學僧只能自己找地方，甚至到外參學。找到地方，還得照顧生活；到外參學，會受到不同語言、文化之衝擊。研學及修行的夢想，轉眼變成現實的苦悶，捺不住，不知還能到哪？







個人尚有一點福報善緣，得以靜修一段時間，近年來更遇到老師的指點，道業算是安穩中成長，這一點相信是比許多人幸運。說是幸運，其實不知碰過了多少的釘子，渡過了多少沉寂的歲月。這些日子，可以四句話總結：

對現實的不圓滿看開一點，  
對法義抓緊一點，  
對自己的生命看深一點，  
對修證走近一點。

踏足鬧市，弘揚佛法，相信是我修學的第二階段。現前香港的漢傳佛教，是以經懺、念誦法會為主，沒有參與其中，不但少了許多經濟與人力的支援，更要「挨」些異樣的目光、不善的言語。雖然社會的現實，帶給我莫大的壓力，但是出家的初心，讓我始終沒有向現實低頭。反觀現今香港佛教的問題，深深覺得關鍵是缺乏青少年的教育，因此，在沒有支援的窘迫之下，隨即投入了弘法工作。吃盡苦頭自是不在話下，但其中更有不少雖然打著為眾生的招牌，而實是私欲、名利的陷阱，讓我險些把道業也荒廢了。我不停在問自己，為甚麼台灣、大馬都可以，香港就是不可以呢？

幾經觀察及審思，終於讓我悟到了！世尊在世時，鑑於印度苦行的風氣極盛，菩薩道的真義，並沒有能充分的發揚出來。佛教傳到中國、錫蘭、緬甸和泰國，還得與當地文化交融而發展。台灣民間信仰盛行，佛教藉此而大大發揚，信仰的人多了，辦活動就不是難事；大馬華人視佛教為自己中國文化，而生活亦比香港純樸得多，辦活動的人手自然不難找。而香港是一個繁華商業的都會，一切以名利為先導，千光萬色的遊玩選擇，又怎會想到當義工，甚至出家的一途呢？此刻，更能體會導師的話：

佛法的主要方法，在觀察現象而探求他的因緣。現象為什麼會如此，必有所以如此的原因。佛法的一切深義、大行，都是由於觀察因緣（緣起）而發見的。



不過，現時所體會到的只是緣起的流轉門——現象為何如此，假如停滯下來，只會如一位前輩告誡我：「香港佛教沒希望。」所以，應要繼續努力，在這森羅萬象中，覓得還滅門——度生的深義與大行。

事實上，觀察現世，是緣起觀的訓練，是改變自己「常、一」思惟的好方法。近日亦關注一個命題：佛教如何在科技資訊社會上立足。眼見歷來大師都出於山林，都市似乎都著重弘法。近日聽一位長老說：「社會開放，西藏佛教也保不住。」這句話很有道理。泰國的山林受到文明的威脅，台灣亦為物質洪流所侵襲，香港的「淨土」更是奄奄一息。現實社會倡導快速見效，但修行卻不能如此，越急越糟。世俗要多姿多采，修道卻是越簡越好。科技資訊是往外的，修行是往內的，所以現時的「進步」之風，對培養聖哲是很大的衝擊。佛教的未來，在我們手中呢！

社會，是法與非法的顛倒不清；佛學，是法與非法的概念釐清；修行，是法與非法的拉鋸取捨；度眾，是法與非法的善巧運用。從社會到佛學，是捨染取淨的意決，從佛學到佛法，是由文字到心念的磨練，從佛法到度眾，是自利到利他的奉獻，僧伽的一生，大致如此吧！

走過的路，哭一哭，笑一笑，還是走過了；未來的路，是雲霧？是煙雨？不知如何，還是會繼續上路，因為我深信：只要用心的走，便不會枉費對自己的承諾，對佛教的栽培，對眾生的期盼。



# 元亨佛學院94學年度招生簡章

導師：菩妙長老

院長：能淨法師

- ★ **辦學宗旨** 1、陶鑄僧品、造就僧才。  
2、紹傳佛燈、高懸慧日。  
3、繼踵法輪、常軌達磨。  
4、利濟有情、淨化世間。
- ★ **教育方針** 1、導正見、立正志、履正行。  
2、提升道念、長養道心、深植道根、儲備道糧。  
3、建構理想的、和諧的——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僧團。
- ★ **特色** 1、日常生活修行化，修行生活日常化。  
2、學佛、佛學並進；傳統、現代兼顧（師資陣容：教界耆宿、學有所成之緇門大德，及佛研所、大專院校之當代俊彥）。  
3、循序漸進不失行；按部就班不躁進。  
4、體認傳統佛教梵唄、佛家醫方、佛門健身術……期身安道隆。
- ★ **學制** 三年。
- ★ **在學待遇** 學雜費全免、供膳宿、教科書；成績優良者提供獎學金。
- ★ **報考資格** 18~35歲高中（職）以上，身心健全之出（在）家女眾。
- ★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考試前一天止。
- ★ **考試日期** 94年8月13日（農曆7月9日）。
- ★ **考試科目** 1、筆試：「成佛之道」前二章（印順法師著，正聞出版社）、國文。  
2、口試：面試不合格者，概不錄取。經審核通過者，個別通知。
- ★ **報名地點** 國內：元亨佛學院 / 高雄市鼓山區元亨街5號。  
電話：(07) 5330186 傳真：(07) 5512138  
E-mail：bhadra@ms90.url.com.tw  
國外：藥師行願會 / No.11 Lorong 25 Geylang, Singapore 388293  
電話：6741-9969
- ★ **簡章、報名表備索：**  
寄「元亨佛學院」或至元亨寺網址<http://www.yhm.org.tw> 下載。

# 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 【九十四年度論文獎學金申請辦法公告】

★ 壹、依據：本會「論文獎學金設置辦法」。

★ 貳、公告事項：

- 一、獎學金金額：新台幣捌仟元至參萬元，名額若干名。
- 二、獎學金發給對象：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專院校及研究所，或佛教團體成立之佛學院、佛學研究所之在學學生。
- 三、申請人應於九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起，至十月十五日間，檢附下列資料向本會提出申請。（請以掛號寄：302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二十八巷七號『印順文教基金會』。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獎學金）
  - 1.申請人資料表（即日起函索即寄，或至印順文教基金會網站下載，不足者可自行影印。網址：<http://www.yinshun.org.tw>，電話：03-5551830）
  - 2.800字以上自傳乙篇。（內容須含學佛經歷，請用A4紙電腦打字）
  - 3.在學證明書或已辦妥註冊之學生證影本。（學籍以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二十日仍在學者為限，已畢業者請勿申請）
  - 4.上一學期成績單。（但第一年入學者免附）
  - 5.申請者應提出八千字至三萬字之佛學論文乙篇，一式三份。（論文恕不退還，請自行保留影本）
- 四、論文題目：題目自訂。申請人可就義理、修行方法、文獻校勘、歷史發展、現代意義等方向，進行研究。
- 五、論文格式：
  - 1.請依一般學術論文規格撰寫，應包括「注釋」及「參考文獻」。
  - 2.全文應分段並加小標題，凡引用藏經或他人資料，必須注明出處。
  - 3.論文請用電腦打字，並以A4型紙列印。請另附1.44MB磁碟片（RTF檔或Microsoftword 5.0以上PC相容之檔案）。
- 六、本會經聘請學者專家評審後，除另行通知得獎人外，並以適當方式公告之。獎學金於十二月底以前發放完畢。（為使評審標準更形公平，本會得視申請者多寡，依博、碩士班；大專、佛學院分組審查）



## 七、注意事項：

- 1.論文中不得出現作者姓名。請勿一稿數投；若經查明，立即取消其申請資格。
- 2.請勿抄襲他人著作（含講義），或提出自己曾獲獎舊作、譯稿，或請人代筆，若查知上情，除追回獎學金外，並於適當刊物上公佈其姓名，同時亦函告所屬學校。
- 3.若為學位論文之一部份，除非經相當程度之修訂改為一篇完整之論文，否則不予受理。
- 4.本會得將入選者所提出之論文置於相關佛教網站上流通、洽由雜誌刊載及出版專刊乙次，不另付稿酬。
- 5.獲甄選刊載於雜誌之作品，如須於行文上作大幅修改時，得獎人有義務親自修改釐清。



## 好消息！福嚴校友會又要開會了！

爲了能聯繫彼此之情誼，以及遴選第二屆校友會幹部，預定於民國94年9月20日至21日（兩天）於高雄元亨寺舉行第二次會議。

另外，擬訂出版《福嚴歷屆師生通訊錄（94年版）》。所以，校友們若有更動通訊住址，請聯絡校友會。（截止日期：民國94年9月1日）

- 聯絡電話：03-5201240 傳真：03-5205041
- 電子信箱：fuyan@mail.fuyan.org.tw

# 福嚴佛學院94學年度插班考簡章

- ★ **辦學宗旨** 本院為印順導師創建，目標在於造就僧才、住持佛法、續佛慧命、淨化人心。
- ★ **特色**
  - 一、秉持印順法師「淨治身心、弘揚正法、利濟有情」的訓示，致力於佛教人才之培育。
  - 二、除經律論佛典導讀之外，亦開設多門印順法師著作，如《妙雲集》、《印度佛教思想史》等研討課程。
  - 三、學風自由，不限行門，並於每學期舉辦戶外參學，以增廣見聞。
  - 四、本院為純男眾之學園，環境幽靜，適宜修學。
- ★ **插班年級** 大學部二年級(採學分制，之前在佛學院修過之課程得依本學院學分抵免辦法抵免學分)。
- ★ **報考資格** 高中以上或具同等學歷，年齡十八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身心健全，品行端正之出家比丘、沙彌或正信三寶弟子(男眾)。
- ★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民國94年8月11日止。
- ★ **繳交證件**
  - (1)報名表
  - (2)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 (3)身分證(護照)影本一份
  - (4)自傳(八百字以上，內容須含學佛經歷、報考佛學院動機等，請用600字稿紙或A4紙電腦打字)。
- ★ **報名方式** 一律以掛號郵件寄至「福嚴佛學院教務處招生組」。300台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3, LANE 365, MING HU ROAD, HSINCHU, TAIWAN 300, R.O.C.  
電話：03-5201240 傳真：03-5205041  
網址：http://www.fuyan.org.tw/電郵信箱：fuyan@mail.fuyan.org.tw
- ★ **考試日期、地點** 民國94年8月21日(週日) ——福嚴佛學院
- ★ **考試科目** 筆試：佛學概論，國文。  
口試：口試不合格者，概不錄取。(經審查合格者，考後次日個別通知)。
- ★ **在學待遇** 學雜費全免，提供膳宿、衣被、教科書、講義、日常用品，就醫另有醫療補助費。另有隱名氏護持金及各項獎助金供學生申請。
- ★ **參考書目** 《成佛之道》、《學佛三要》、《佛法概論》(印順導師著，正聞出版社)  
※參考書籍請自行向出版社洽詢——正聞出版社：03-5512254

遠途者若需掛單請事先來電告知，以便安排寮房

# 福嚴佛學院94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表

	星期 一	星期 二	星期 三	星期 四	星期 五	星期 六
第一節 07:40   08:30	小 班 會  大 班 會		攝大乘論 (陳一標老師)	瑜伽師地論二 (齋因法師、 溫宗堃老師)		
第二節 08:40   09:30	心理學 (邱英芳老師)	佛學英文 (純因法師)	唯識學概論 (長慈法師) 攝大乘論 (陳一標老師)	佛法概論 (如正法師)  瑜伽師地論二 (齋因法師、 溫宗堃老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中國佛教史 (黃運喜老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第三節 09:40   10:30	心理學 (邱英芳老師)	佛學英文 (純因法師)	唯識學概論 (長慈法師) 攝大乘論 (陳一標老師)	佛法概論 (如正法師)  瑜伽師地論二 (齋因法師、 溫宗堃老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中國佛教史 (黃運喜老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大智度論二 (厚觀法師)
第四節 14:00   14:50	日文二 (楊德輝老師) 大乘起信論 (純因法師)	成佛之道二 (淨照法師)  阿含經研究 (齋因法師、 溫宗堃老師)	巴利語二 (莊國彬老師)		金剛經 (開仁法師)	
第五節 15:00   15:50	日文二 (楊德輝老師) 大乘起信論 (純因法師)	成佛之道二 (淨照法師)  阿含經研究 (齋因法師、 溫宗堃老師)	巴利語二 (莊國彬老師)		金剛經 (開仁法師)	
16:00   16:50	出 坡	出 坡	出 坡	出 坡	出 坡	

※ 雙數週星期六下午14:00大出坡。

※ 莊國彬老師藏文二，每星期二晚上7:00到9:00。



## 福嚴推廣教育班

- \* 第10期課程（民國94年9月24日～12月28日）
- \* 課程（課程如有變更，依「福嚴佛學院網站」公告為準。  
網址：<http://www.fuyan.org.tw/>）

班別	課程名稱	時間	授課老師
中級班	《成佛之道》（三） （大乘不共法）	週二/晚上19：00~21：00	開仁法師
高級班	《空之探究》（四） （龍樹的空義）	週三/晚上19：00~21：00	厚觀法師
初級班	《佛遺教經》	週六/下午14：00~16：00	開尊法師

### \* 上課地點

◎福嚴推廣教育班：新竹市明湖路365巷1號（壹同寺旁）

### \* 報名、聯絡方式

- ◎上網報名（<http://www.fuyan.org.tw/>），或向福嚴佛學院、推廣教育班報名。
- ◎電話：03-5201240
- ◎傳真：03-5205041
- ◎E-Mail：webmaster@mail.fuyan.org.tw

### \* 主辦單位

◎福嚴佛學院/印順文教基金會

### \* 歡迎隨喜贊助

- ◎郵政劃撥：福嚴精舍/10948242
- ◎印順文教基金會/19147201（請註明“福嚴推廣教育班”）

## 停課通知

- ※（週二）《成佛之道》：11/15
- ※（週三）《空之探究》：9/28、10/19
- ※（週六）《佛遺教經》：至11/26結束。





於大乘中見龍樹有特勝者，非愛空也。言其行，則龍樹擬別創僧團而事未果，其志可師。言其學，三乘共證法性空，與本教之解脫同歸合，惟初重聲聞行果，此重菩薩為異耳。……言菩薩行，則三乘同入無餘，而菩薩為眾生發菩提心，此『忘己為人』之精神也。不雜功利思想，為人忘我之最高道德，於菩薩之心行見之。以三僧祇行因為有限有量，此『任重致遠』之精神也。常人於佛德則重其高大，於實行則樂其易而速，好大急功，宜後期佛教之言誕而行僻。斥求易行道者為志性怯劣，『盡其在我』之精神也，蓋唯自力而後有護助之者。菩薩乘為雄健之佛教，為導者，以救世為己任者，求於本生談之菩薩精神無不合。以此格量諸家，無著系缺初義，《起信論》唯一漸成義，禪宗唯一自力義；淨之與密，則無一可取，權攝愚下而已。

《無諍之辯》121~122頁



# 福嚴會訊

學佛要堅定三寶的正信  
悲念衆生的苦厄知世間  
非常一切順緣逆緣持以  
等心向究竟解脫的大道

印順



## 福嚴會訊《第7期》

- 發行：福嚴佛學院
- 編輯：福嚴佛學院校友會編輯組
- 郵政劃撥：19811090 李進珍
- 地址：30065 臺灣新竹市明湖路365巷3號  
No. 3, Lane 365, Ming Hu Rd., HSINCHU, TAIWAN 300, R.O.C.
- 電話：886-3-5201240
- 傳真：886-3-5205041
- 電子郵件：fuyan@mail.fuyan.org.tw
- 福嚴網址：http://www.fuyan.org.tw
- 發行日期：2005年7月